

長篇技擊小說

鐵獅鏢

鄭沁園著

續集

長篇技擊小說

鐵
獅
鏢

鄭證因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鄭 證 因

出版者 三 益 書 店

印行者 勵 力 出 版 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總經理 勵 力 出 版 社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長篇技擊小說

鐵獅鏢續集目次

鄭證因 著

第一章

渡仙舟怒傳俠義東

……………一

第二章

驚厄耗羣雄入衡山

……………二六

第三章

楓樹谷設計鬥強敵

……………五九

長篇小說 鐵獅鏢 下冊

(著者保留影劇攝演權)

鄭證因著
鄭吳志學修

第一章 渡仙洲怒傳俠義柬

且說上集敘至南海雙勝鏢局被雷州二賊所毀，大力神杜雲崖率英雄暫投樂善山莊，行至江邊聽得對面有人招呼，杜雲崖聽出來人口音，忙招呼道：「來的可是渡仙洲樂善山莊計師傅麼？」這人往前一縱身，忙說道：「很好！杜師傅在這裏，省得我費好多事了，我趕到鏢局子已然晚了。」大力神杜雲崖忙問道：「杜師傅深夜之間來到這裏，可有什麼緊要事麼？」這來人點點頭道：「想不到賊子們發動的這麼快，老莊主在晚飯後得着信香山總舵要對雙勝鏢局子動手，老莊主就怕是鏢局子這邊沒得着信息，猝不及防之下被他們得了手，所以打發我趕緊的連夜起來給老師傅們送個信，也好預備預備，並且老莊主的意思，願意請衆位趕到樂善山莊，到那裏比較着可以全份的力量來應付這般匪黨們，不想我來到時鏢局子已然被他們完全挑了，還算湊巧，我竟從北關繞出來，和老師們相遇，現在我看老師傅們趕緊到樂善山莊，以那裏做爲根據之地，再集合武林中一般道義之交，共同挑他香山總舵，杜師傅你要把老莊主這份心意，和這些位師傅說明才好，你們是師徒，老莊主的性情，杜師傅是知道的，他對於這事關心很切，不要辜負他老人家那番血心才好。」這時大力神杜雲崖先給鄧子敏引見道：「這是樂善山莊安老莊主門下的計老師，他名叫計誠德，掌管着樂善山莊四十隻救生船，計老師水性精通，很好的一身武功，雖不是莊主的門徒，却很得

老莊主的傳授呢！」鄧子敏等全向這位計誠德見過禮，大力神杜雲崖道：「鄧老師你聽見了老莊主那裏甚分關心，我們怎好再辜負他的盛情，做大事不能拘小節，現在更提不到遭擾二字，我們不如就趕奔渡仙洲藥善山莊，再定復仇之計。」鄧子敏點頭道：「我何嘗是固執，老莊主這麼肝胆照人，熱心援手，我找全找不到這樣的朋友幫忙，只爲我認定了，我們走到那裏准得帶一場禍事去，現在事情已經緊急，顧不得許多了，我們只好趕到渡仙洲吧！」這一商量好，計誠德道：「既然是老師傅們賞臉肯去，請老師傅們不必在這裏雇船，這裏的船幫未必靠得住，隨我來，我臨來時是自己船來的，在港叉子那裏再雇兩隻民船也就行了，連鏢師帶夥計們二十餘人，一同起身，隨着計誠德從城外繞過來，奔一里地外一道港叉子，這裏是奔渡仙洲的水路，這裏早停着渡仙洲一隻大船，計誠德又叫自己的水手給鏢局子雇好了四隻客船，從這裏水程中趕奔渡仙洲，天光已然大亮，走出四五里地來，這一帶的水程，不是正式江面兒，商船，客船並不多見，只有漁村中漁戶們在這一帶捕魚爲業，船正往前走，迎面上一條小漁船衝波逐浪如飛而至，那計誠德站在船頭上，這時九現雲龍鄧子敏也在船門口張望，這一帶深入農村腹地，在這凌晨間，農村中別有一番景象，自己正在看得入神之間，計誠德回頭向鄧子敏招呼道：「鄧老師你看老莊主不放心，又打發人接應來了，說話間，那隻漁船已經來到了近前，船上僅是兩名水手，船頭上却站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穿着一身藍布短衫褲，褲脚高高撐起，光着腿，赤着足，頭上梳着一個冲天杆的小辮兒，繫着紅絨繩，赤紅的一張臉，濃眉大眼，兩腮上現着兩個酒渦兒，雖然是一個鄉村孩子的打扮，却生得骨格品貌不俗，尤其是那兩隻晶亮的眸子，閃爍發光，站在那小船的頭上，船行的又快，船頭不住起伏，可是他穩立在那

裏，好像站在平地上一般，船到近前水手們倒翻木槳，很快的把船定住，這種行船手法，令人看着驚服，船這一停，這個小孩子已經縱身竄上這隻大船，向計誠德招呼了聲：「計師父你回來的倒還好好，阿爺不放心，叫我趕來看。這老爺子自己又不肯來，從計師父你走後，他老人家，坐立不安，快快的催船走吧！」原本計誠德這隻大船，就沒停，點點頭道：「現在鏢局子人全到了，我們終於是得信稍晚，鏢局子已被人家挑了，你進來我給你引見引見，你也算是渡仙洲的主入呢。」那小孩子向他所來的小船一揮手，船頭調轉，隨在大船旁，一同向前走着，計誠德把這小孩子領進船中，九現雲龍鄧子敏在船口看的真切，認爲這孩子年歲雖小，可是他稟賦過人，鋒芒外露，更從他躍過船面兒上的情形看來，定有一身很好的功夫，此時見他們進來，自己往後退了退，船中是雙刀佟萬勝和劉漢英，大力神杜雲崖，神箭手方庸等，全在後面船上，這位計師父領着小孩子進來之後，向鄧子敏道：「鄧老師你看老莊主關心很切，他竟自不放心，打發老莊主的孫少爺前來探信，我們這位小主人單名一個「榮」字，莫看他年歲小，在水面兒上有一身好的功夫，那一帶的漁戶們，送了他個綽號，叫他「浪裏金龍」。這安榮笑着向計誠德道：「計師父你告訴人家我叫榮兒就得了，什麼金龍銀龍的，在這般老師父面前不叫人笑話麼？」鄧子敏含笑說道：「原來是小莊主，這倒有勞你了。」安榮答道：「這位老師父你別和我這麼客氣，我是不懂禮節的。」計誠德忙給他挨位的引見過，鄧子敏對於這浪裏金龍安榮倒十分喜愛，自己是一個酒脫不羈的人，最怕人家在自己面前過分的規矩，反倒拘束得你說起話來全不能隨意了，遂請這位小莊主落坐，原來現在這樂善山莊的莊主，多臂熊安世義，他膝前只有這麼個小孫兒，他看成了掌上明珠一般，自己把一身所學盡量的教給這

個小孫兒，可是他年歲小，那能盡得老莊主的絕傳，不過安榮這孩子天生來的資質過人，十分聰明，對於水性尤其是和他性情相近，在水面上的功夫樂善山莊所領率的船隻上的人，沒有一個能够比得上安榮這孩子這身本領的，這時鄧子敏向他問長道短，這孩子倒是對答如流，這時船隻又走了兩個時辰，那計誠德從船窗向外望了望，向鄧子敏道：「鄧老師，快到渡仙洲了，你看轉過前面那個水灣子，就可以看見渡仙洲的所在。」這浪裏金龍安榮站了起來，向鄧子敏道：「鄧老師我得先行一步，去稟報我阿爺知道，咱們莊裏邊見了。」他說着話，站起來向艙外走去，計誠德也隨着出來。鄧子敏因為離渡仙洲已近，也要看看這一帶的形勢如何，也跟着到了船面兒上，安榮却上了他自己的小船，水手們才把木槳發動，安榮回頭向鄧子敏打招呼的當兒，轟然咳了一聲，向他船上的水手低聲說了兩句，他這隻小船突然的船頭調轉，竟向北蕩回去，大力神杜雲崖正在第三隻船上，也聽到了水手們說，小莊主安榮到了，他也趕出艙來，這時他這隻小船正從第三隻船旁過去，大力神杜雲崖招呼了聲，安榮你也來了，安榮扭頭看了看杜雲崖，點了點頭：「杜師叔，沒工夫講話，我去講買賣了。」他這隻小船，竟自擦着這排大船旁如飛過去，安榮這條小船，那種意外的行動，那會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全到了船舷旁，向後張望時，只見離船後面十幾丈外，正有一隻漁船，向這邊走着，船行的也好快，船上是一名水手，一個漁夫，兩人是前後喧操着槳，手底下全十分俐落，浪裏金龍安榮這條小船，竟自如飛的向那漁船撲去，相隔着還有三丈多遠，安榮竟自在小船頭裏船板上，身軀往下一矮，猛一長身，已經飛縱出去，竟落在了那隻漁船上，那漁夫在一驚之下，捉着木槳，向安榮招呼道：「你這是作什麼？好好的行船，賣的是那門子本領，」安榮雙手一插腰，却說道：

「我不是賣本領，我是買魚的，」那漁夫厲聲喝道：「你這小哥太以不講理，我這船中何嘗有魚出賣，你難道還要強買麼，還不快給我下去，」這位小莊主安榮，正顏厲色的說道：「我看你是不講理，你這漁船不賣魚，往這條路上來作什麼？你可知渡仙洲這條水路，只走魚船，你賣什麼不吆喝什麼，趁早給我回去，那漁夫哈哈一笑道：「官河官道，是隨便走的，難道是你家的私產麼！我不看你這小小的年紀，我就要對不住了。」那安榮仍然是挺着身子說道：「我就是不叫你往前走，你又該怎樣。」這漁夫立刻怒叱聲：「好說好講，你全不懂，給我下去吧。」他手中現成的木槳，照着安榮身上橫打過來，安榮往後一縱，隨着他木槳往外揮之勢，倒翻着身子，已經竄入水內。漁夫這隻船，他却在這時船頭掉轉，分明是預備走了，可是隨着安榮駕船的兩個水手，已不知什麼時候悄悄的踏入水中，這條漁船才一打橫，船後嘩嘩的水聲一響，竟自冒上一個人來，兩手扳住船後梢，高聲招呼道：「賊崽子們，你認爲小莊主看不出你是什麼變的了，你也下來吧，後梢原有水手，舉木槳照着安榮頭上砸時，安榮已經一閃身，雙手抓住船後梢的左邊，可是船頭水中竟有人隨着他船右邊往起一托，這條漁船整個的底朝上，把那漁夫和水手全翻入水中，這邊一動手，那前面四隻大船，已經全停住，計誠德向自己船上一打招呼，有兩名水手隨着他全翻入水中，趕過來來接應時，這裏水花一陣翻騰之下，安榮已經翻出水面，那漁人已經逃出了十幾丈外，在水面上一現身，向這邊招呼道：「小輩們，敢這麼在老子面前施展手段，現在任憑你賣狂，你只接着老子們的吧。」安榮踩着水，用手一指道：「便宜了你這狗頭，現在任憑你逃走，有胆量只管往渡仙洲來，小莊主自有手段收拾你們，那漁人帶着兩名水手，棄船逃去。計誠德已經來到近前，也冒出水面，向安榮招呼

道：「小莊主，你怎麼還聰明，張胆的和他們招呼起來，被老莊主知道了，定要責備你了，快上船吧。」安榮和自己小船兒上兩個水手，以及計誠德，一同翻上船來，把那漁人拋下的一隻船，也把他翻轉過來，叫一名水手把這隻船也駕回渡仙洲，他們一同全上了大船，安榮一邊抹着頭上的水，一邊向計誠德道：「計師父，你怎麼還瞞怨我，我們真個就那麼示弱於人，明明看出匪黨跟綴下來，却容他進入我渡仙洲不管麼，老莊主責備時，我自會話答他。」九現雲龍鄧子敏，大力神杜雲崖等，全在船頭上張望，見小莊主安榮這麼點年歲，他竟自能夠從容應付敵人，鄧子敏忙向安榮說道：「小莊主，你竟有這一身本領，真是將門虎子，不過我們早已說過，老莊主雖然是一番好意，只是我們這一來，真是給你們帶來一場大禍，這分明是香山總舵探盤子放哨的船隻，鏢局子被挑，他們明着是全行撤退，暗地裏仍然在監視着我們，恐怕渡仙洲從此沒有安甯之日了！」浪裏金龍安榮忙答道：「鄧老師，你不要把這些事放在心上，我祖父早打算到了，若是懼怕他們的黨羽多，勢力大，也就不敢請老師父到渡仙洲來了，老師父們只管安心，有手段任憑他施展，還不定誰把誰趕下了，我還得先走一步，也得去換換衣服。」他說話間，從船頭上騰身一縱，竄上了自己那隻小船，兩名水手已經預備好了，船行如箭，如飛的駛向渡仙洲，這裏計誠德吩咐水手們，照舊開船，頭條大船這裏，是計誠德自己用的，他是掌管渡仙洲救生船的首領，自己回到後艙，更換衣服，鄧子敏等全回轉艙內，對於這小莊主安榮這點年歲，這麼熱腸俠骨，十分贊嘆！船又走了一個時辰，計誠德却向鄧子敏等說道：「老師父們看，前面已到渡仙洲了。」這般武師們全從艙中走出來，站在船頭，向前看時，好個天然的奇險所在，他這一帶雖然是一道江岔子，但是現在水面上是越走越寬，前面水道

分流成了人字形，這渡仙洲就在水的中央，全有十幾丈寬的水面兒圍繞着，沿着洲邊全是多年的古木，松柏榆柳，一片濃蔭，把這渡仙洲內隱蔽住，靠渡仙洲前停泊着二十多隻漁船，在正面兒上築成了一段碼頭，那裏有幾隻極乾淨的救生船，停在這裏，這幾隻船面衝到碼頭前，停住。排在兩旁的救生船上，有十幾名水手模樣的，全跳上岸去，接着這幾隻大船，靠攏岸邊，計誠德頭一個下去，向岸上站的一名頭目吩咐了幾句，回身向鄧子敏等說道：「老師父們請上岸吧，所有船上東西，他們自會搬運，我們不用管了，」鄧子敏等一同走下船來，計誠德陪着往渡仙洲裏走，從碼頭前起，一條三丈多寬的平坦道路，這兩旁全栽着垂楊柳，這道路全打掃得十分乾淨，才向裏走出不遠來，只見小莊主安榮從迎面上跑來，招呼道：「計師父，我爺爺已經出來迎接，請老師父們進莊吧。」這一般人順着當中這條大路走出有兩箭地來，這樹林後面却有不少的房屋，更時時聽到木機織布的聲音，有的房頭晾着魚網，有的在田地裏操作着，這真是一個安樂之鄉，這條路只有半里地長，遠遠地已經望到一處高大的莊院，門中已有一行人走出來，大力神杜雲崖，低聲向鄧子敏招呼道：「鄧老師，你看莊中走出那個鬚鬚很長的老者，就是老英雄安世義，九現雲龍鄧子敏一看這位老莊主，好一份相貌，身高六尺開外，雖然是年歲已老，腰板兒挺得很直，紅潤的一張臉面，沒有絲毫年老枯敗之色，長眉鳳目，眉毛也有些花白色，鼻如懸胆，大耳垂輪，掩口的花白鬚，根根見肉，想見這位老莊主年輕時是一個俊秀人物，穿着件藍川綢長衫，金黃的紐扣，下面白布高腰襪子，素緞便履，形神瀟灑，由慈祥中又帶着一股子威嚴，鄧子敏等也趕忙向前緊走，計誠德揀行了兩步，向這位老莊主招呼道：「雙勝鏢局老師父全都到了。」鄧子敏忙向這位莊主抱拳行禮道：「這位就是安老前

聲，在下鄂子嶺，久仰老前輩的威名了。」參贊熊安世義控躬身向鄂子敏還禮不迭道：「鄂老師，你可不許這麼稱呼，我可不敢當，咱們在武林中論起來，全是道義之交，我和去世的鐵獅王蕭老鏢頭，也是朋友的交情，我叨長幾歲年紀，鄂老師你呼我一聲老哥好了。」鄂子敏道：「我們可不敢那麼狂妄，杜雲崖師父，和我在下全是朋友，他是老前輩的門下，老前輩要那麼論，豈不叫人笑話。」這位安老莊主哈哈一笑道：「鄂老師，你若這麼拘束，可不是我請衆位到渡仙洲的意思了，咱們不許那麼拘束才好。」鄂子敏道：「好吧，我們就稱你一聲老莊主，這總可以了吧。」這時雙刀佟萬勝，神箭手方庸，智囊蘇子善，飛鏢韓琪，和捕頭劉漢英，全過來跟老莊主見過禮，由計誠德引路，領率着大家一同奔莊門，這莊院好大的地方，建築在渡仙洲的後面，四圍築起石牆，這莊院裏面足有百十間房子，這裏面可不是莊主安世義自己住的，他們當年發現這渡仙洲時，只有十幾戶人家，遷移到這裏，在這裏召集各處的農戶，自己更打造漁船，漸漸的把渡仙洲這地方整理得如世外桃園一般，這莊院裏面有二十餘戶人家，全是隨着老莊主開闢渡仙洲來的，其餘遷移來的農夫漁戶，全散居在山莊以外。老莊主陪着鄂子敏等一千人，走進莊門，經過了十幾處住宅，才到了老莊主所住的這片宅子前，在裏面單築起一道圍牆，建築的房屋滿按着農村中的情形，沒有高大的建築，竹籬茅舍，到處裏遍植些果木花草，顯得其是一個隱居的高人異士，另有一種誠樸幽雅的风趣。這位老莊主吩咐計誠德，把鏢局所帶來的趙子手伙計們，安置在各處，單陪着這幾位鏢師們到前面客堂裏待茶，鄂子敏看到這樂善山莊的情形，自己十分慚愧，老英雄安世義早年也是闖蕩江湖的人物，自己够了年歲，物色到這麼個好地方，樂天知命，吃這碗莊稼飯，這樂善山莊一帶，眼中所望到的，

全是有生產的地方，土地豐腴，林木繁茂，並且這渡仙洲漁業也是很好的出產，領率着爲一般農夫漁家，耕田捕魚，這種辛勤所獲，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這才真是一個安樂之鄉，這就是他個人這條路走對了，像自己和沙天龍等一般人，以一生奔走江湖，雖然常作些個慷慨激昂的事，但是到如今依然是漂泊江湖，沒有立身之地，比起這位老莊主來，真有些自慚形穢，這時莊子們獻過茶，老莊主安世義對於南海縣鑲局子被挑的事，已經聽計誠德報告過，這時却向鄧子敏說道：「鄧老師，我自從知道了雙勝鑲局就是當初安達鑲局子一般舊人成立起來，我就知道這雙勝鑲局是另有圖謀，我對鐵獅王身後的事，未嘗一日忘懷，只是我從隱跡到渡仙洲之後，就已發下志願，只要天容我活下去，我願意終老斯鄉，決不敢多管閑事，但是對於鐵獅王這場事又另當別論，所以我自從得着一點信息，時時的派人探聽動靜，更兼香山總舵，聲勢日見浩大，這般匪黨竟自目無法紀，要在這香山一帶成立綠林盟主，我們過去也會在江湖道上行俠作義，現在雖然年老退隱林泉，可是眼皮子底下有這種橫行不法的人，任意猖獗，也未免叫人不能甘心，所以我對於香山總舵這一般匪黨們，也會暗地偵查，注意他的舉動，和裏面有力的人物。最近數月來，才檢查出這一般匪黨，正是當年對付鐵獅王雷老鏢頭的一般元凶，內中有那嶺內七弟兄，和雷州二醜，他們主持着，要在香山立起綠林道的總舵，並且香山四煞，自甘退後，把總瓢把子讓與了雷州二醜的楚嘯樊莊，我得着這種消息，越發的叫我憤恨不平，這種情形，頗有些天道不公，這般橫行江湖的惡人，竟叫他一帆風順，一般主持正義的武林同道們，竟沒有敢伸手動他們的，這種情形叫我安世義豈能甘心，正巧杜雲崖投到我這裏，對於鐵獅王的事，略得些原委，知道南海縣雙勝鑲局，由魯老師方老師主持，要爲當年慘死的

鐵獅王復仇，尋訪鐵獅王的妻子。我對於這種事，論到私交，論到江湖道義，我是義不容辭，不過我想，紙裏包不住火，雙勝鏢局守在香山近前，召集鐵獅王舊部這種事，早晚要洩露出去，香山總舵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大，圖謀不成，就許先被人家下手，我這才打發杜雲庵到南海親身看看那裏的情形，我的意思是雙勝鏢局不能夠這麼明目張胆的幹下去了，既然是大家不忘舊義，不妨到我渡仙洲來，我這裏地方雖較偏僻，但是對於防禦上還比較着易於着手，那知事情變化得這麼快，雷州二醜手段竟會這麼惡辣，在猝不及防之下，竟自發動他的力量，現在雙勝鏢局子雖然被他挑散了，所幸老師父們全安然無恙，撤出南海縣能夠到我渡仙洲來，我認爲事尙可爲，老師父們自管安心，在我這裏從長計議，這次總得把力量預備足了，現在又是站在不兩立的地步，不把他香山總舵給他挑散了，這兩廣一帶就沒有我們立足之地，所以現在的事，我們一般武林同道應該明白助我們爲鐵獅王復仇，扶助鐵獅王的後代在廣東省恢復他爹爹當年舊業，那是盡其江湖道義，一半也爲我們武林同道自身着想，真若容那雷州二醜作了天南綠林盟主，我們這般武林同道也太覺對不起自己了，所以我的意思一方面趕緊的訪尋鐵獅王妻子的下落，一方面散俠義帖普請天南俠義道，和香山總舵一決存亡，這麼辦一下，真個不能敵這羣匪黨，不論是吃鏢行的是練武的，早早退出兩廣，那時自認藝業不精，功夫不到，從此退出江湖，任憑雷州二醜耀武揚威，也免得守在他面前受辱，這是我個人的一點愚見，老師父們以爲如何？不妨賜教，」雙刀佟萬勝忙答道：「老莊主，現在鐵獅王的夫人和他那位少公子早已有下了下落，不過駱夫人已經去世，慘死在苗疆鐵樹碧，少公子蕭金郎幸得鐵沙掌沙天龍捨命全交，不顧一身的危險，竟從苗疆上把蕭金郎保護出來，逃奔衡山五指峯，投奔到這位劉老師

父生死之交的好友那裏，一幌這數年的工夫，蕭金郎武功已經學成，也正要爲他父親復仇，現在已經打發人到那五指峯，楓樹谷接他叔叔趕緊前來，着手復仇。」老莊主安世義慨然說道：「這些詳情我還不清楚，可憐蕭夫人，竟自喪命在苗疆，總算是爲鐵獅王留了這條後代，我們誠發的要以全力助他復仇，恢復宏達鏢局的事業，」九現雲龍鬍子敏道：「安老莊主你這份俠腸熱骨叫我們十分感激，不過這次到渡仙洲來，實非我們本意，對付香山總舵這般匪黨們，只有以生死相拚，他過去的情形以及現在的手段，尤其看出這雷州二醜實是江湖道中難惹的人物，老莊主在這渡仙洲，樂善山莊安居樂業，爲了我們這件事，恐怕要帶累得老莊主寢食難安，時時的倒要提防這般敵人的暗算了，我們從南海縣退出，匪黨們已經立時跟蹤，只怕老莊主這裏定要被他們光顧到了，那一來叫這個安善之鄉，化作是非之地，我們覺得心太不安了。」安世義手捻着鬚鬚哈哈一笑道：「鬍老師，你說那裏話來，現在你看我是一個富翁家，樂守田園，飽食暖衣，一定是不願再入是非場，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也是出身江湖道，在江湖上闖蕩了半生，我不是什麼畏刀避劍之徒，現在爲了江湖道義，故舊之交，我把這個樂善山莊一手成全起來，一手毀掉，又有什麼可惜！現在我們彼此間，無需客氣，只計議着應付敵人才是。」鬍子敏和修萬勝方庸等一般武師，對於安世義老莊主深致感謝之意，雙刀修萬勝向老莊主道：「我們在鏢局子已然散出俠義帖去，不過所請的人可不多，不過十幾份帖，就爲得這種事交情稍差的不願意強人所難，現在香山總舵的聲勢，已經威震兩廣，沒有深交的下不了這份帖，勉強前來，反倒於我們有十分不到，倘若有什麼危險，我們也當對不起人家。」說到這裏從懷中把那個散俠義帖的請單拿出來，給老莊主安世義看了一遍，安老莊主看過之後，向修萬勝道

：「修老師所請的這些位，若果然能够念在武林同道的義氣，全能早早的趕到，倒也是可應付香山這羣匪黨，不過現在這場事，是決生死的時候，我們手底下力量稍差，就要一敗塗地，那時再想爲鐵獅王復仇，爲江湖道除害，可就不容易了。我還有兩位知己之交、不妨請他們伸手幫忙，助我們一臂之力。」這時劉漢英却向安老莊主道：「約請助拳幫忙的，固然要緊，不過我想眼前實有較這件事重要的，就是請莊主趕緊要佈置一下，因爲香山的一般黨羽，已然知道我們全投奔到渡仙洲來，這雷州二醜和那嶺南七弟兄的餘孽，以及香山四煞，全是綠林中傑出的人材，手段辣，心計巧，他已知我們要下手對付他們，他更要不容我們緩手，這渡仙洲他們是必要到了，若不早早的預備一下，一旦有事可就要措手不及了。我冒昧的請問老莊主，這樂善山莊能够有多少人可以應用，」這位多臂熊安世義點頭道：「劉老師父所慮極是，我這樂善山莊實不相瞞，並沒有多少得力的人物，只有我手下一般漁戶和計誠德所領率的救生船，總計起來不過七八十名的少莊在水面上還可以交待得下去，不過沒有什麼真本領，這樂善山莊只有我祖孫二人尙還可以和匪黨一拚。」劉漢英忙答道：「老莊主你能調度出有八十名少莊來？就足以應用了，何況還有四十多隻船，正可仗着他們保護渡仙洲的安全，香山匪黨雖然聲勢浩大，但是他們還不敢明張旗鼓大舉的來犯我渡仙洲，所以我們也只要暗中佈置，把這渡仙洲的四週可以出入的地方，全佈置上伏椿暗卡，從今夜起，就要加緊的隄防，一旦有事，我們也好應付。」安世義點頭道：「老師父們先略微歇息，飯後請老師父隨我把這渡仙洲的形勢查看一下，老師父們可不要把我看作主人，一切事只憑我一人的主張，能够看到什麼應該着手的地方，自管說出，我們現在是同舟共濟，最好是人多主意多，我們防備的越嚴密越好，能够容我

們把人預備齊了，也當立時動手，和香山匪黨決一個最後的存亡，」說話間，莊丁們已經預備好早飯，大家飯罷之後，老莊主安世義和計誠德，安榮一同陪着這一般武師們走出樂善山莊，這位老莊主多臂熊安世義一面向外走着，却向修萬勝鄧子敏等說道：「老師父們可不要笑話我，安世義這麼大年歲作事不忠實，事情擠到這步，我不通權達變的辦一下，於眼前的事就有許多不利，這樂善山莊老師父們所看到的，這裏所住人家，一半是隨着我開闢這渡仙洲來的，一半是隨後遷移進來的，這上面雖然是荒田以及水中生利，固然全是天產，不是我安世義個人所有，可是我會下過極大的辛苦，耗費了不少資財，才把渡仙洲整理到今日，這漁戶農民到現在雖則仍然是拿血汗來換飯吃，可是這裏在沒開闢好之時，我整支持了他們二年多，渡仙洲裏面所用的農具和種子，以及大小的船隻，全是我私人的錢財置辦的，到現在我領袖着渡仙洲，他們不敢不遵從我的命令，更兼農作漁業的閑暇，這山莊後面尚有一座極大的練武場，每天又要操練一個時辰的功夫，雖則不希望他們能够練出多好的功夫來，這幾年來他們倒也多得了許多益處，個個身體健強，對於他們工作上無形中加了力量，我這莊主自己開闢了這片水田，和私有的十幾隻漁船，我一家生計用之不盡，我又不是那守財奴一流，耕耘收穫和捕魚所得的利益，凡是這山莊中所任的全是平均分配，有了盈餘，我們就要積穀備荒，辦些山莊公益的事，所以我在這裏倒還得他們的敬仰，這次我爲了關懷舊友伸手來辦這件事，這種地方不借重他們的力量完全憑我們自身要防備一切，敵暗我明，那能够防備週全，並且香山總舵上定要對付我，他們大舉來犯，只在遲早之間，若是我們力量早早的預備足，或許不容他到這裏來，我們也許就早早動手，可是恩惠預防，可以免禍，不過我爲我私人的事，叫這渡仙洲所有的人跟着我

來和敵黨拚命，他們固然不肯反對我這種舉動，可是若是不能齊心努力，我定然要害了大家，所以我召集他們來，一半要宣佈事實，一半還得說明和他們有切身之害，他們自肯把全份的力量用出來，抵禦這般匪黨，這種情形固有不當，老師父們要諒解我不得已之情才是。」鄧子敏慨然說道：「老莊主，你這種捨身交友，不顧自身的危險，慷慨幫忙，我們只有感激不盡，所以我們不肯到這裏來的原由，也正是明知道我們眼前這場事，移到誰身上，全是一場殺身大禍，如今果然帶累得老前輩費這番苦心，尤其叫我們感激難忘了，」老莊主安世義微微含笑：「鄧老師疾風吹勁草，患難顯交情，我們交朋友不在這時分交情的厚薄遠近，安居樂業的時候那就無所謂交情了。」說到這兒，向計誠德和孫兒安榮說道：「你們爺兒兩個分頭去召集樂善山莊所有的壯丁，和所有船隻，叫他們集和渡仙洲前，更早早的放出兩隻巡哨船去，到前三岔水口把守住了，往這邊來的船隻，不論他是作什麼的，把他攔回去，告訴他這裏水路不通，山莊這裏正在動工興修水壩，請過境的船隻，多走一里路，叫他們往東北繞過去，除非是有故意與我們為難之情，他不會非鬧過來不可。」那安榮他却答應了聲：「阿爺這件事交我去辦，準沒有差錯。」老莊主喝叱道：「站住！我不叫你，你辦這件事，是準有差錯，你太好惹事生非了，計誠德你趕緊去照辦。」計誠德轉身從小道上匆匆走去，這裏安榮却臉上帶有不高興的神色，避着祖父的命去召集合莊的壯丁，這位老莊主仍然陪着大家順着山莊前的大路，向渡仙洲碼頭這裏走來，走出沒多遠來，衆人聽得一陣木橋的聲音，響一陣，歇一陣，連響了三次，這種木橋聲音發自樂善山莊的左首，跟着山莊四週又起了一聲聲口哨的聲音，但是這種聲音與平常所用的不同，不像平常口哨那麼尖銳刺耳，音雖然矮，可是尾音極長，一聲聲響起，

圍着渡仙洲的四週，全聽着這種聲音，這時大家走的已經離着碼頭已近，所有山莊外住的人家，一行行走出不少的壯丁，齊向渡仙洲前曠地上如飛的跑過去，雖有那麼多人往一處集合，決沒有嘈雜的聲音，走進莊頭前，老莊主停身站住，只見圍着水邊四下裏全有船隻，往這裏聚攏來，全是一字橫排，在碼頭前正中是一排救生船，其餘大小的漁船不下四十餘隻，全是船頭衝着裏面，每一隻船上三四分水手，和掌舵的全站在船頭，靜悄悄等着，在岸邊靠東邊二片曠地上，已經集合起來，有六十多名年輕力壯的壯丁，年紀全是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雖則所穿的衣服仍然是農人的藍布短衫褲，可是一個個紫紅色的臉膛，精神百倍，鶴立在那裏，面向着這邊，老莊主安世義向鄧子敏等說道：「老師父請看我這渡仙洲所有自衛的力量，全擺在這裏，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只要上下一心，我這渡仙洲尙還能應付了外人的侵擾，我領率這般農夫，漁戶，本來就是指天吃飯，賴地穿衣，我安世義更不想在這裏作土地王，有什麼野心，所以決沒有一點具規模的情形，不過這般弟兄們尙還知道同心合力，保守我們辛勤刻苦所開闢的這點樂土，所以這渡仙洲所領率的船隊，只有一點不公平的就是渡仙洲附近五里地內，所有水內的出產，不容他人染指，這裏只要一且有事，有不利我渡仙洲的，我們這幾十隻船一百多名漁戶，只是一條命，所以能够保全這些年，安然無事，這裏的壯丁，也全知道能够在我這渡仙洲內過活下來，雖遇到饑饉之年，我們這裏依然是能安居過活，不受天災，不遭兵變，所以他們還知道我安世義能够爲大家謀福利，尊敬我這個年老無能的莊主，雙刀修萬勝一旁答道：「安老莊主像你老人家離開江湖道上，能够得這麼一個安樂之鄉，更能率領着一般漁民，農夫，也就得難得了，像我們也會在江湖道上跑了這些年，到現在不過是一個鏢師而已，依然

終日在刀尖子上滾來滾去，我們將來真能作到老莊主這樣情形，也就知足了。」安世義道：「修老師這種想法很對，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人生能看透這十個字也就很少惹是非了。」這時所有的漁船，救生船全調齊了，莊中的壯丁也集會齊在廣場上，這位老莊主安世義向大家高聲說道：「所有我們本莊一般弟兄們聽着，今日把大家召集起來，有一件事要和弟兄們商量一下，我這渡仙洲是我們用血汗造成了這個安居樂業的所在，如今竟有人要不容我們在這裏住下去，想要把我們這裏所有的人趕走，這件事叫我安世義實難容忍，」老莊主話一出口，立刻船上船下全高興喊着：「誰敢這麼逞強暴，謀奪我們渡仙洲？」安世義道：「大家安靜一些，我把這情形說與大家，香山四煞是你們大家所知，他們佔據香山多年，近幾年來又有兩股成名的綠林人併到他這裏，其中有兩個最難惹的人物，就是雷州二醜楚蠟樊莊這兩個賊子，當年在江湖道上橫行時，我會和他們結下一點仇怨，不過我歸隱渡仙洲早已把這事忘掉，那知他們這弟兄二人竟自作了兩廣一帶綠林的盟主，更知道我在此處安身，他們竟想和我為難，已經散佈開信息，早晚要派大撥同黨到渡仙洲和我們為難，並且正趕上南海縣城內雙勝鏢局跟他香山總舵也鬧起事來，鏢局子被挑，我趁這機會把這一般朋友全接進渡仙洲，我想弟兄們隨我開闢這個荒島一般的地方，曾用許多血汗，才整理到今日這點規模，我們焉能這麼袖手讓與他們，所以請弟兄們集會起來，叫你們知道渡仙洲已然大禍臨頭，早晚我們得跟這羣匪黨們一拚生死，現在請大家想一下，願意留在這裏的遇上事只好賣命，吉凶禍福我安世義可不敢保準怎麼樣，若是有不願意和賊黨結這種仇以性命相拚，現在就可以退出渡仙洲，另到別處去住，我安世義決不強人所難，我還要幫助他一筆費用，有願意留在這裏的，就是弄個玉石俱焚，同歸

於盡，我們也得算着了。」安世義這番話說完，岸上，岸下所有漁戶壯丁齊聲喊道：「我們全是有血性的人，焉能够任人這麼欺侮，我們沒有怕死貪生的，情願意跟渡仙洲共存亡，老莊主只管放心，凡是在這渡仙洲住的人，只要敢生二心，我們就認爲他是我們不兩立的仇人，決不叫他多活下去，」老莊主安世義點點頭道：「這還不枉我安世義和弟兄們相處了一場，既是這樣從今天起，我們大家就多吃些辛苦，所有的漁船在事情沒辦完，決不出帆，田地的耕作暫時停止，不過大家要知道我們決不會長久的把我們的好好事業全荒廢了，我們渡仙洲現在已經發出俠義柬，請我安世義一般武林同道，爲我老頭子伸手幫忙，我和他清算一下，他若不找我們來，只要我一般朋友請到，我一定要到香山去和他澈底的解決，事完之後，我們再各安生業，」說着話，那計誠德駕着一隻小船回來，報告莊主所有渡仙洲四週水路的卡子上，全安置了弟兄，叫他們小心把守，遵照着莊主的命去辦，決無差錯。」安世義遂吩咐水面上，從當日起，白晝是八隻巡船，在渡仙洲四週外峯上往返盤查，到夜晚多加一班，以十六隻小船四面把守，水面這種船不要聚在一處，各自散開，船隻要隱蔽起來，其餘的船隻全集合在渡仙洲的四角，聽到船上的鐵哨子一響，立刻出動，但是遇到出事時，不要顧此失彼，最要緊的是由十六隻救生船把守渡仙洲裏峯，上面完全預備了弩手，這十六隻船不準移動，只保護着賊人不叫他衝入峯上，至於莊中所有的壯丁挑選出四名頭目，在白晝只發出八名弟兄來，在渡仙洲裏峯上安卡子，眺望着，到夜間由四名頭目各領八名弟兄，分散在渡仙洲的四圍，滿預備多發硬弩不准和來的賊人接近，對敵，賊人若果然衝入裏面，一面傳警號，向山莊裏報警，一面用強弓硬弩對付來人，把弟兄們分派好了，前後夜分作兩班，全有歇息的時候，這一般莊丁們，和漁戶全

都十分慷慨的領命，願意和侵犯渡仙洲的賊人一拚生死，老莊主交派完了之後，更囑咐有本莊的人，在夜間不斷有人出來盤查，凡是我們自己的人，無論明着，暗着出入，在左胳膊上全有一條白綾纏着，以免誤傷了自己人，全分派完了，令所有的船隻和壯丁們，全照着所吩咐的情形去辦，老莊主帶着鄧子敏等仍然轉回莊中，鄧子敏等暗暗佩服老莊主這種情形，足見他平時深副衆望，這樂善山莊所住的這般農夫漁戶，全是有血性的男兒，叫人看着可愛，這般人回轉樂善山莊之後，趕到夜間，遂按着老莊主多臂熊安世義所分派的情形，防守起來，這般鏢師們也全分派在這渡仙洲四週圍，隱匿着行蹤，盤查外面的形勢，這一夜間安然無事，四處的卡子上也沒見什麼動靜，到了第二天中午之後，竟自有兩撥人趕到這裏，一路是在西江一帶成名的武師名叫夏逢霖，一位叫何元泰，這兩位全是跟大力神杜雲崖最好，那一路是三位，是老英雄安世義的好友佛岡山飛雲嶺劈掛掌杜雲台，帶着兩個徒弟，一個叫楊士安，一個叫楊士澤，他們因為離着南海縣近，接到了俠義帖，全是刻不容緩趕到這裏，因為大力神杜雲崖在西江設立宏達分號，弟兄們朝夕盤桓，自從宏達鏢局遺事之後，總分號一齊把牌匾摘了，把宏鏢達局弄得七零八落，大力神離開西江之後，始終也沒再回去一趟，這兩位武師十分掛念着這位好友出事後的一切，所以對於宏達鏢局子的事，雖則事隔多年，也全十分留意，這師兄弟二人接到俠義帖之後，由水路上晝夜兼程而進，趕到渡仙洲老莊主安世義把這般人接進去之後，全是許多久不見的人，相見自有一番寒暄，更給九現雲龍鄧子敏等一般沒會過面的人互相引見，這西江武師夏逢霖對於老莊主雖則沒見過面，但是聽杜雲崖常常的提起他這位老恩師一生豪俠的事業，此時見了面，全是景仰十分，老莊主安世義對於這樣朋友得信之後，就這麼緊趕了來

也是感激萬分，夏逢霖向杜雲崖道：「杜二哥鏢局子出事之後，始終你總不肯到西江去一趟，鏢局子雖然不幹了，難道就忘了還有我們兩個弟兄。」杜雲崖道：「這種情形真叫我一言難盡，鐵獅王在先對待我們真是義重情深，莫看他生前性情那麼暴躁，可是恩怨分明，對待朋友那份熱腸慷慨，江湖中實是少見的人物，他竟遭慘死，我杜雲崖得信之後，就一心把這條命報老友於地下，所以到處尋訪少鏢頭和主母的下落，西江那裏我雖則惦念二位賢弟，我那還顧得來？」何元泰道：「這倒難怪你了，我們雖然見不着杜二哥，你可準知道定有今日，因為這幾年來，不斷的有嶺南七弟兄他所率領的黨羽們到西江搜查，鏢局子雖則收市多年，可是他們還這麼不肯放鬆，不肯罷手，相見這般盜匪手段之辣了，我們弟兄既和杜二哥你有交情，看到這種情形，也就對他們注意，後來聽到他們全集合到香山總舵，推雷州二醜作了這兩廣一帶綠林盟主，掌管着水旱碼頭，我們看着這種情形，就憤恨十分，照這樣下去，不止於宏達鏢局恢復無望，凡是在東南這幾位托線的朋友（保鏢的）全沒法吃這行了，不在他們手裏買賬，管保那一條線上也走不通，我們也預備着要連合武林同道和鏢行的朋友們，合力對付這羣匪黨，要動他們就得連窩子給他挑了，不過這種事不是單憑一兩人之力，必須衆志成城，才能收效，如今這安老莊主竟自要領銜約請武林同道，爲鐵獅王復仇，恢復宏達鏢局這件事，我們認爲不止於是宏達鏢局本身的仇怨，正可以借這個機會，把香山總舵推倒，先把他這總舵子審挑了，然後挨個兒收拾，也可以爲我們武林同道和幹鏢行的吐一口氣，不過這次對付香山總舵，可要把力量用足了，這幾年來，歸附到他香山總舵的可實有些扎手的人物，連那在兩江一帶，橫行多年的水蠟子張玉，所領的一般弟兄，完全歸附到香山，他這一般水賊，可十分厲害，人數不

多，只他領率的三四十名，個個全能在水底下作活，所以把西江把持了這些年，就沒有人來動他，居然被雷州二醜收服，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其餘的著名水旱兩面兒的綠林，歸附到香山總舵大有人在呢？」杜雲岸點頭答道：「這個話還一點不差，這種出名的水面兒上綠林，居然全願意推舉雷州二醜作盟主，他的力量之厚，可想而知，這次只有盡我們全力，和他一拚，即或不成，我們也全退出兩廣一帶，任他橫行，」老莊主安世義也向這弟兄兩人致謝關照之意，更和老友杜雲崖商量了一番，這位老武師在江湖道中，經驗豐富，胆大心細，向安世義說道：「老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我和這種死冤家硬對頭正式挑開筵兒比劃上，一步不能含乎了，這香山總舵總得摸清了他的底，可惜事情太緊，容不開時日，我要早早的知道了，對可以派進人去臥底，看他力量大小，全收容着什麼樣人物，查他個明明白白，現在這辦法來不及了，說也無用，少鏢頭既然還沒到這裏，香山匪黨只要不來渡仙洲攪擾，我們倒不便利時下手，趁這時我們何妨把香山總舵暗中搜查一番，多少也比這麼一些虛實動靜不知強得多麼？」九現雲龍鄧子敏道：「老師父，我們慚愧得很，這件事倒是早已想到，前兩天我們已經夜入香山搜尋着盜窟，可惜手段太弱，未能把裏面完全探查明白，反倒中了賊黨們誘敵之計，這件事叫我鄧子敏太不甘心，我很想再去一遭。」剛說到這兒，莊丁又進來報外面又有兩撥人拜見莊主，一撥是父女兩人，一撥是越海道雙義鏢局兩位鏢師，老莊主安世義很驚異的站起道：「那父女兩人可說出姓名麼？」莊丁道：「那位老師父他說是姓柳，並沒告訴我們名字，只叫稟知老莊主，不叫我們多問。」老莊主安世義忙說道：「衆位稍坐，大約是我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到了，快義帖中並沒有請到他，他怎樣會早早的趕來？」安世義說着話，匆匆向外走去，安榮也

跟着祖父迎接出去，工夫不大，外面一陣說笑的聲音，老莊主安世義陪着來客一同走進了客廳，大家見莊主對於來人這麼尊敬，全紛紛站起，只見進來的一共是四人，頭裏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生得體格矯健，精神矍鑠異常，六尺多高的身材，黑蔴蔴的臉面，濃眉豹眼，掩口黑鬚，穿着件土黃綢子短長衫，長僅到膝蓋下，下面白布高腰襪子，一雙便履，手中圍着一對鐵胆，一望而知是久走風塵的人物，他身旁跟隨着一位姑娘，年紀約有十八九歲，生得眉目俊秀中帶着一股子英氣，膚色微黑，顯出是久歷江湖的少女，穿着一身青綢子短裝，青絹帕包頭，提着一個包裹，那兩位是全在四句左右，那種穿章打扮，就看出是鏢行的人物，各提着一個長形包裹，這四人見屋中的這班俠義道，全這麼客氣的站起，他們全拱手躬身，向大家答禮，老莊主安世義替大家引見過，這才知道這父女及二人是久走北五省江湖道中人，這位老者名叫紀紹棠，武林中全稱他揮鞭手，他練的是一種硬功掌力，在北五省很負盛名，他這女兒塞上飛鴻紀瑤貞，家傳武學，學就了一身本領，鞭硬輕的功夫，半得天賦，半得人力，隨着父親在江湖上也很闖練了些年，這位老英雄紀紹棠他並不是無家無業的一種江湖道，他在直隸滄州也是一個很富厚的鄉農，家中很有些田產，自幼愛好武功，我整練了二十多年的純功夫，遊俠江湖，到處裏作些個任俠尚義，濟困扶危的事，老英雄只生了這麼一個女兒，愛如掌珍，不願意把他許配給平常人家，所以反倒高不成，低不就，這位老英雄帶着女兒遊俠江湖，正是要爲這女兒紀瑤貞訪尋那乘龍快婿，那兩位就是越海道雙義鏢局喬志遠，喬志遠兩位鏢頭，安世義給大家引見過之後，除了雙義鏢局這兩位鏢頭，座上還有幾位跟他熟識的，那父女二人這一般人耳中只是聞名沒有見過的，這時落塵之後，老莊主多臂熊安世義向武師揮鞭手紀紹棠說道：「

紀老師，我真想不到你會來到這南海縣地面，並且我知道老師父你輕易不到南方來，何況這邊遠之地，你怎麼知道我這樂善山莊有事，父女二人竟趕到這裏，仗義相助呢？」武師摔碑手紀紹棠含笑說道：「當日我們在江南地面分別之後，我也決沒想到會來到南海縣這裏拜訪，從去年我們爺兒兩個到了湖南地面，遇見了我們冀北武師太極掌何世忠，他在長沙府一位富紳家中當了教師，很蒙他那裏主人重視他，待若上賓，他把我父女留在那裏，一住半年，要趕上富紳他那位千金小姐出嫁與廣州曾任鹽運使齊大人的二公子，這次妝奩極富，約我父女幫忙護運這份妝奩，我們也久想把東南數省全遊玩一番，遂慨然應允，隨着我們老友護運妝奩，保護着眷屬，這次竟自險些把老命斷送在這廣東省內，我們船行西江，竟自在那裏出了事，動手的滿是水面上的綠林道，我們保的雖是黑鏢，知道這條水路上很是難走，所以力量並不弱，四隻大船除去水手之外，只能動手的就有二十餘人，船行至磨刀門激流凶險之地，和這水面上的朋友動起手來，我父女二人和我這朋友，整整半夜的工夫守住一隻重要的大船，始終沒被匪黨們攻上來，就這樣我們手底下人死傷的十幾名，匪徒們被我們當場也收拾七名，最後憑我手中這對鐵胆，算是把他們的掌舵人打落水中，可是這羣水面上的綠林，十分凶悍，明明是已遭慘敗，依然不肯退走，正遇上緝私營的一大隊官船，查辦鹽梟，他們在黑夜出動，正路過磨刀，匪黨們竟疑心是我們的後援，這方相率逃走，脫過了這場劫難，我在北五省也會闖蕩了不下二十餘年，江湖中成名的人物也見過許多，像當時動手既敗在我們手中就得認栽，可是我們把船隻保護到省城之後，總算是脫離了危險，並且也離開了水面，綠林中上線開篇各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規矩，在水面上作買賣的，只要事主離船之後，立刻就當作個了斷，可是這撥水賊他不在水

面上等清報復，竟自派人跟進省城，險些個二次遭到他們的毒手，可是這次更叫他們栽個極大的跟頭，去了五個綠林能手，我們盡力抗拒之下，匪黨們也沒逃開，一戰之後，全把他們送入廣州府大衙中，事後訪聞得這一小股水賊，全隸屬在香山總舵下，他們管着西路水面上，我們聽到這種情形，知道已經招惹了廣州境內最有力的綠林魁首，將來還是不可解的冤仇，我們不能長久的在這裏住下去，所以要訪尋他們這香山總舵的情形，我們也好有個打算，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正恰巧安老莊主散俠義帖，到廣州請那長勝鏢局的一位朋友，我得到這種信息，更知道老友也和香山總舵結了「樑子」，所以趕到這裏，向老朋友探問探問香山總舵的情形，這廣州市內綠林道中，難道是單有一種規矩，在水旱兩路伸手作買賣時，就能這麼不講一點江湖的規矩麼？」老莊主安世義哈哈一笑道：「紀老師你這次到兩廣一帶走一遭，也算滾白來，你親自嘗到這一帶綠林道的手段，也就知道長江一帶綠林中的情形了，這香山總舵現在把兩廣一帶水旱兩路的綠林人物，全收歸他掌握中，香山總舵已作了綠林的盟主。他們這種橫行無忌的情形，就仗着他們把所有這兩廣一帶的綠林人收入他香山總舵下，力量十分雄厚，現在他們要把這水旱所有的道路上全另打出一片天下來，只要入兩廣境內，不在他香山總舵勢力下屈服，就叫你寸步難行，這次我樂善山莊一半爲私人的事，一半也爲江湖道中要把這惡魔除掉，也好爲這兩廣一帶的商旅航船除此大害。」老武師捧碑手紀紹棠聽到了莊主多臂熊安世義這番話，點點頭道：「老莊主你這番打算正是爲江湖上主持正義，我們正可以聯合起力量來肅清兩廣，保全着江湖道上，不致於被這一班惡魔就亂得寸步難行，我父女既然趕上這場事，何況又有我們的牽連，我們願意稍盡棉薄之力，聽安莊主的驅策，」多臂熊安世義忙拱手道：

「紀老師這個不敢當，我安世義那能那麼狂妄，只要肯伸手幫忙爲我們武林道中保全些力量，不致於被這班惡魔迫得不能立足，那就於願已足，」這時越海道雙義鏢局的鏢頭喬志遠說道：「安老師現在的事情，要依我看，只要我們所有的人能够不懼香山總舵的匪黨們扎手，還是早早的動手爲是。雷州二醜等他們手段惡辣十分，既然已經知道南海縣雙勝鏢局是廣州宏達鏢局的後身，所有的人又全是鐵獅王老鏢頭的麾下，他手越發的要盡量施展，雙勝鏢局子被挑，可見一般，那麼這渡仙洲是個極易容注目的地方，所有的鏢客們又全挪到這裏，雷州二醜等爪牙遍佈各處，聲息靈通，這裏那會長久隱匿着，我們認爲一就延時日，賊黨們定要先行下手，那一來，我們反倒處處要抵禦隄防，無形中先吃着大虧，還不如單刀直入，冒險一拚，反覺得爽快，那麼我們何妨立時下手，或是明着和他見一陣，我們齊赴香山總舵以江湖道的規矩，依禮拜山，既可以解決鐵獅王的事，更可以爲我們武林道中幹鏢行的朋友打開這條道路，倘若力有不敵，那也只好認命了。」多臂熊安世義方要答話時，九現雲龍鄧子敏一旁答道：「喬鏢頭你說的這種辦法，倒是十分有見解，安老莊主也願意早早的和賊黨們一拚，勝收榮辱誰也沒放在心中，只爲得宏達鏢局鐵獅王蕭宏蕭老鏢頭爲羣小所害，鏢師伙計在那場事中死傷的很多，幸爾逃出了他的妻子，你看鐵沙掌沙天龍捨命全交，保護着他母子受盡了人間苦，被雷州二醜逼得的遠走苗山，在苗疆中避禍數年，又逢慘變，以至蕭夫人駱絳雲拼死全節，鐵樹碧喪命，埋恨荒山，那時這小弟兄蕭金郎九死一生逃出苗疆之後，被沙老師帶着投奔了劉漢英，劉老師的患難之交，隱居在衡山五指峯楓樹谷韓震那裏，以一個生龍活虎的江湖客形同囚禁，隱跡在楓樹谷中，傳授蕭金郎一身本領，仗着鐵獅王蕭宏陰靈護佑，蕭金郎幸已長成，竟能學

成了一身軟硬輕的功夫，此子天性至孝，時時不忘不共戴天之仇，我這才先趕到兩廣一帶，探查雷州二醜的蹤跡，預備集合鐵獅王舊日的朋友，以及不忘舊義的鏢師，爲他報仇雪恨，可是沙天龍沙老師帶着蕭金郎茹苦含辛，這些年來也爲的是要爲鐵獅王報仇雪恨，所以蕭金郎定要手刃雷州二醜，香山四煞，嶺南七弟兄，這種事我門倒不好阻攔，鐵獅王轟轟烈烈一生，竟被宵小暗算，落得慘死廣州，他兒子給父母報仇，我們那好不成全他這種志向，所以我們雙勝鏢局被挑之後，有安老莊主慷慨仗義，叫我們這般人暫時在樂善山莊安身散俠義帖，請武林鏢行同道，仗義幫忙，可是也得等到蕭金郎到來才能動手，現在雖然明知雷州二醜他決不容我們從容佈置，這樂善山莊必有一場血戰，也就在遲早之間，先發制人固爲得計，只是蕭金郎不到我們怎好動手，只有請老師父們忍耐幾日，送信的人已經囑咐他，要晝夜兼程而進，不要就擱時日，我想他叔叔得到信之後，定要立刻趕來，好在老莊主這裏所領率的。山莊中少壯，足可以暫保一時，請老師父們多多招待，「這番志遠忙拱手說道：「鄧老師有這種情形越發的我們敬佩萬分，鐵獅王總算是有這克振家聲的好兒子，爲他報仇復業，我們既已來到這裏，不過爲樂善山莊前的利害，願意早早發動，既然是要等待蕭公子，我們正願意看看鐵獅王這個後代，鄧老師不要怪我性急才好。」方說到這，一名莊丁匆匆進來，很慌張的到莊主面前道：「跟莊主回，外面有一個名趙龍的求見莊主，並且問到幾位鏢行的老師父是否全在這裏，我們看他形色張惶，沒叫進他進渡仙洲，此人現在卡子上等候，聽候莊主的示下。」多臂熊安世義聽了一怔神，自己想了沒有這麼個姓趙的朋友，可是這次所散出的俠義帖不單獨是自己具名，此人或者和宏達鏢局有關，這時九現雲龍鄧子敏心中一動，知道鏢局子當初有個叫趙龍的

，可是在楓樹谷聽沙天龍說過當時鏢局子裏鏢師夥計逃得活命的沒有幾人，趙龍他竟能脫離了麼？遂向這莊丁問道：「他所問鏢師他全說找出姓什麼的？」莊丁答道：「他問有一位沙老師和佟老師，方老師其餘別的人我記不住了。」鄧這敏點點頭向老莊主說道：「壽老莊主可以叫此人進來，大約是我們宏達鏢局的伙計，」安世義遂吩咐莊丁趕緊帶人進來。

第二章 驚厄耗羣雄入衡山

這裏大家談着話沉了很大的工夫，才把那人帶進來，鄧子敏一看果然是趙龍，這些年不見他形容十分憔悴，當日他還正是廿幾歲的壯健少年，現在他也到了中年了，這趙龍進得門來，停身站住，向座上看了一眼，竟招呼了聲，鄧老師你老人家竟在這裏，也緊走了兩步，來到鄧子敏面前，鄧子敏却拉住他的手，趙龍眼中落淚悲聲說道：「鄧老師我居然會見着你，這叫我雖死也甘心了，可嘆我們宏達鏢局子轟轟烈烈的事業，一旦間就弄個瓦解冰消，當時出事時，像我們這般當伙計趙子手的，就是有血心想報答鏢頭，不過是多饒上幾條性命，連所有的鏢師們那一位本領差，沒有一個討了好走的，除了當場死亡，得便宜的也受了重傷，我被他們連砍過三刀，我居然沒死，我想起來好恨，怎麼蒼天就不能叫我們總鏢頭像我一樣活下來，我當時受了重傷，全身用血洗過來，在前面放火之時，烟霧迷漫中，我逃進了後面夾道爬上牆去，擰到外面牆跟底下，我事後好生奇怪，像我這種無足輕重的人，生死有什麼關係，我躺在牆底下，直到天快亮時，巡城查夜的官兵也趕來，我才醒轉，我因為在我昏沉中似乎聽到兩名匪黨在牆頭轉角那邊招呼道

：「往外退，」可是這兩人奉到雷州二醜之命，叫他們在天明之後，仍然留在鏢局子附近臥底，看看鏢局子中還有什麼得力的人，要趕緊飛報回去，不論是鏢師伙計，只要有敢回來收拾宏達鏢局這盤殘局的，就要下手對付，斬草除根，決不容宏達鏢局再恢復這個買賣，我聽到這種情形，在本城找到一個至友家中，更換衣服，紮裹傷痕，我在城中隱匿了一天，直到晚間才逃出城外，在那時我從旁聽得傳說，雖則匪黨們放火焚燬，還算好，把後面沒連上，總鏢頭的尸身在當地官人進去後，給保護着沒被火燒化，當日就棺殮起來，我稍覺安心，是我想到總鏢局子雖然被挑，各處還有分號，可是我非一處碰一處頭，各分鏢局子全同時摘牌匾歇業，痛恨之下，我流落在江湖上，不過總鏢頭生待我等全是恩待異常，主母小主人聽說並沒落在匪黨手中，已經逃亡出走，並且沙師父保護着他母子，我遂各處裏訪尋主母小主人的下落，大海撈針那麼毫無一定的去處，想找尋主母小主人談何容易，一直在兩廣一帶，我就整整的三年光景，我決不敢再提鏢局一字，我也不肯再吃鏢行那碗飯了，有時爲飢寒所迫，只得作小販來苟延殘喘，後來竟被我無意中在廣西佛崗山一帶遇着了一位朋友，此人名叫周林，我們交情雖日子淺，可是彼此一見如故，竟自結爲弟兄，我也隨着他們作了獵戶，無意中談起閑話來，我露出我是宏達鏢局的舊人，這才知道六七年前提那沙天龍老師父見過面，跟在沙師父身旁正是小主人金郎，他曾行幫助着沙老師逃出魔手，把他們送得投奔了湖南省到衡山最隱密的地方去避禍，我聽到這種情形之後，我那裏還等的下去，趕緊的向周林追問沙老師和小主人究竟在衡山什麼地方，可是周林一口咬定，只推托不知道，我無法再追問下去，毅然離開周林，緊奔內地，可是衡山爲五大山嶽之一，山脈綿延是有千里，我怎樣搜尋，那裏會見得着他們，我決

不怪周林不肯對我說實情，這樣也正是見他對於小主人和沙老師的安危看成他自己的事，不肯走露一言，我遂離開他，趕奔內地，在衡山差不多半年的工夫，我幾乎把那山上險峻的地方全查看到，也不見沙老師和小主人的蹤跡，我趙龍真是心灰意冷，從三月前離開了衡山，但是我認為這一生真要是始終不能和宏遠鏢局舊日的老師父們見面，叫我實不甘心，我想仍然返回廣州，從對付我們匪黨身上下手，再行查看一下，我遂往廣州這裏走來，道途上很有些耽擱，不料行經連山縣老林灣地方，因為陰雨連綿，在店中住了兩天，沒有動身，是在那天晚間天氣放晴，我本是預備在第二日一早準備起身，那知道在一個傍晚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客人投店，神情是十分狼狽，他的衣服包裹全被雨水淋得濕透了，看他那情形，分明是在雨中走過很長的路，身上濕淋淋不算，並且兩腿上全是很多的泥水，這人已然明顯出他有極重大的事，就是風雨也不能擋住他的行程，他緊靠在我的房間旁一個單間內住下，這種事毫不足介意，行路的人有要緊的事不能因為雨不住，就儘自就擱下去，可是在我走向店門前，想買些零用之物，在天色黑暗中，我一出屋門，就見隔壁屋門前和窗戶下，有兩個客人，在那裏暗中查看才到的那位客人，我知道這兩個人定不是好路道，這種情形一定是認為剛來的客人，身上帶着珍貴的東西，他們定是要竊取或是搶奪，我趙龍雖然沒有本領，眼中看到這種事，若袖手旁觀於心何安，我人單勢孤，手底下的本領又有限，我也要暗中算計他們，破壞他不叫他加害良善，這也是我一點好心，蒼天護佑，竟叫我得到了意外的信息，這兩人在窗外查看，因為我這一出來，他們也立刻走開，這一來我晚間可就要注上了意，店房裏頭所住的房間，沒有十分嚴緊的，板壁上隙縫太多。要向鄰室中查看什麼，不費吹灰之力，隔壁這人把身上的衣服全脫掉，他正在

瞭着那濕衣，更把包裹也打開，裏面盡其所有沒有一件值得十兩八兩的，那種情形分明身上沒有再能收藏什麼的地方，只有最後從懷中掏出一個紙包兒，打開看了看，並沒被雨水浸濕，仍然包好，信手放在桌上，此人大約十分勞乏，竟自躺在床上沉沉睡去，趙龍心中好生納悶，此人全身所有全擺在他面前，至多他兜囊中有些銀兩，決沒有珍寶之類，這兩個緣絲人跟綴他，難道不爲的是圖財，有什麼仇怨麼，這人睡着了，工夫不大，外面已經有了動作，趙龍雖然是一個幹趟子手的，他可是經的多見的廣，這分明是吃黑錢的緣絲，對這種人來下手也許是我眼力太差，看不出這人尙收藏着什麼，可是外面動手作活的賊人，手底下很快，已經把門撬開，桌案上油燈並沒熄滅，不過燈焰略小，門開後外面的人毫不遲疑，蹣足輕步走進屋中，這兩人進得屋來，先往床頭上看了看，互相點了點頭，微微一笑，竟自走到桌案前，伸手要去撥那燈焰時，竟自把桌上的紙包拿起來，這兩人湊在一處，看情形決不怕床上這人醒轉，竟把那紙包打開，裏面只是一封書信，別無他物，一個身量較高年歲較大的，趕緊把這封信納入懷中，他所放的衣物，絲毫沒動，這兩人分明是爲這封書信而來，趙龍看羞越發離奇，自己趕緊把屋中的燈吹滅了，轉身到屋門口，把風門推開一線，往外看了看，只見這兩人竟也住在這店內東房第一間，他們動作短短的時候，可嘆這個客人睡得如同死人一般，書信被人盜去，他等到第二天醒轉，這賊人已不知走到什麼地方，這封信若不是關係重大，不會值得這兩個賊人的注意，我既看到眼中，焉能袖手旁觀，趙龍遂輕輕的走出屋來，蹣足輕步到了這兩賊人所住房間窗外，這時他屋中的燈光竟自亮起來，窗上原有幾處破孔，趙龍從窗孔往裏面查看，兩人已經湊在燈下，把那封信打開互相看了一遍，那年歲大的却帶笑道：「金老四麼怎樣，哥哥的招子

不空吧！決沒看走了，伸手就把事情作下來，回到埭子窰飄把子還會不叫我們哥兒兩個換換季麼？」那個身量較矮的賊人一邊把信疊起，仍然裝好，一邊答道：「看起來我們當家的不枉作頭把交椅，他這份神機妙算，叫人不能不服，若不是早早在鏢局子埋上暗樁，萬也想不到鐵獅王的妻子竟會跑到湖南省去隱匿，過去這幾年只在兩廣一帶注意，白費了多少力氣，不過這信上地名可寫的太含糊，五指峯是一個很大的地方了，恐怕不容易伸手就查出下落來，」那個年歲大的匪徒，微搖了搖頭道：「這些軍用不着我們操心，搜索他們決不會費了事，你想想，樊兩位當家的爲了他們下了多大的心血，現在香山總舵這點力量，要搜尋衡山隱匿的對頭，那還不是探囊取物，咱們可千萬不要耽擱，真可笑，鏢局子這般酒囊飯袋。辦這種急要事，竟打發這麼個廢物，這真是天意該當，我們不管道路好走不好走，三天以內要趕到香山總舵，金老四好好的睡一覺，咱們馬到成功，把精神提起來，儘掣着回山領賞，」趙龍在窗外聽到這番話，急得五內如焚，焉想到無意中竟得到了主母和小主人的下落，可是現在我隻身一人，手底下又沒有什麼本領，雖知道小主人落在衡山五指峯，就是我能找了去，又有什麼用處，我聽得佟萬勝，方庸兩位老師父在南海縣立起字號，暗中召集宏遠鏢局舊日的弟兄，有意爲鐵獅王復仇，事情果然是真，我趕到那裏叫他們設法接應小主人免得落在雷州二醜的手內，可恨老鏢頭過命交情的朋友，到現在一個不見了，像沙天龍，鄧子慎等那種本領是可以應付這種強敵，自己打定了主意，再不敢停留下去，趕緊翻身回到自己屋中，也不敢驚動那下書人，因爲當時若把他喚醒，告訴他書信落在賊人手內，只怕於事無補，反倒要惹出麻煩來，倘若把那兩個賊人驚覺了，我們落在他手中，更落個音信不通，小主人非要被這般惡黨所毀，趙龍在心慌意亂

之下，遂立刻離開店房，自己晝夜兼程，趕到南海縣，可是他到這裏時，鏢局子已被挑散，費盡了力量，打聽出雙勝鏢局的人，全到了渡仙洲樂善山莊，趙龍這才趕到這裏，把自己的所有遭遇，詳細說與了九現雲龍鄧子敏等，當時鄧子敏一聽趙龍說的這種情形，十分着急，事情想不到變化的這樣棘手，捕頭劉漢英也恨聲說道：「這麼看起來，五指峯楓樹谷可危險萬分了，我們要趕緊作個打算才是，」鄧子敏向老莊主安世義道：「事情想不到真如秋雲變幻，竟會發生意外的變故，雷州二醜他這些年來死不肯甘心的，就是要得小主人主母，如今他得到這種信息，那還能不用全份的力量，那裏只有沙天龍，韓寶保護着金郎，恐怕不足應付，既然是有了這種意外情形，那樂善山莊決不是雷州二醜所注意的地方，我們別無他法，只有趕奔五指峯楓樹谷接應他們，事情到現在也只好聽天由命，或者我們趕到時已遭了他們的毒手也未可知，」多臂熊安世義憤然站起道：「鄧老師雷州二醜這陰毒狠辣的手段，實在令人可恨，這種行爲天理難容，江湖道中也沒有這麼刁狡狠毒的，和鐵獅王蕭宏當年結怨的情形，這種事也可無須再行隱諱，實含着曖昧的情形，那樊莊他安心要圖謀鐵獅王的夫人賂絳雲這種行爲，爲江湖道中所不容，鐵獅王慘死在他手中，賂絳雲堅貞不屈，誓死護得遺孤，仗着沙天龍相助，脫出魔手，這種情形，論天理論人情，雷州二醜就應該放手，可是他們依然是步步逼緊，以致蕭夫人在苗疆喪命，到現在只剩下這麼一個孤兒，這種悲慘結局，完全是惡賊一手造成，事隔十幾年，這賊子依然惡念未消，大約蕭夫人喪命鐵樹若，雷州二醜還沒得着確實的信息，此次被他得着了蕭金郎隱匿的所在，大約他還認定了蕭夫人也在那裏，這種惡賊，他定還要施展最後的手段圖謀，下手自在意中，我安世義與鐵獅王蕭老鏢頭既屬舊友，更和他的岳父賂建侯也爲

總角之交，雷州二醜對蕭夫人具這種惡念，我焉能再容他，所以我明知這把衆位接到樂善山莊，我是自取殺身之禍，但是我決不願意到一切，願意和賊子們一拚生死，總然把我這樂善山莊弄個瓦解冰消，我毫不顧惜，不想現在事情是忽生變化，這雷州二醜定然要率領他一般得力的黨羽，趕奔五指峯下毒手，他不把他這些年所懷念的心目中人得到掌握中，他決不肯甘心罷了，這樣蕭金郎和沙老師們雖非弱者，可是雷州二醜這麼猝然發動起來，沙老師那裏事前毫未隄防，恐怕要遭他的毒手，事情到現在危急萬分，我們也只有要所有的力量全用上，和賊黨們一拚了，事不宜遲，我們只好趕緊起身，趕奔衡山五指峯楓樹谷，這樂善山莊我也不想要了，好在雷州二醜認爲我們決沒隄防到，他會對於蕭金郎，沙老師們下手，他定然對樂善山莊虛張聲勢擾亂一番，我們這裏好在有這般弟兄們緊防着，由計誠德率領防守一切，我們無須再顧慮，鄧老師我們即日動身，免得誤了大事，可是我們從樂善山莊遁一走，行跡上還要十分謹慎，越嚴密越好，倘若是風聲洩露出去，於我們十分不利。」安世義說到這裏，九現雲龍鄧子敏慨然答道：「老莊主這番俠心義胆，爲去世的鐵獅王這麼不顧一切的盡力援手，生死感恩，誠如老莊主的話，我們行跡上以十分嚴密爲是。我看還是等到晚間一切預備好了，把所去的人分散開，不要一路走，離開樂善山莊之後，就可以連夜趕下去，最宜隄防的，就是我們山莊週圍一帶，恐怕匪黨有臥底的，黨羽四處潛伏，不易避開他們的耳目，我們從這裏發動力量，風聲一露，雷州二醜仗着他黨羽多，他定要設法中途邀截，這是所可慮的事，」這時那位捧碑手紀紹棠却說道：「我有一點拙見，說出來可行則行，可止則止，」鄧子敏忙拱手答道：「紀老師父有什麼高見？自管賜教。」紀紹棠道：「若打算避開雷州二醜他所派的黨羽暗中的監視，我

們也要用聲東擊西之法，請老莊主少時立刻傳出話去，叫他們趕緊收拾預備，在晚間要挑選四十名得力弟兄，叫他們預備八隻大船，由莊主統率所有的老師父們，全要隨老莊主一同趕到香山正式拜山，和雷州二醜講理，要在一夜間趕到香山下，在天明後率領武師們到他香山總舵，這種話傳出去，所有樂善山莊領率的漁戶壯丁，各自整隊預備出發，在起更時八隻大船完全在水路上排好了，等待出發，這種話散佈出去，我們可要從天一黑一撥一撥的從樂善山莊後用小船將人全送出去，這樣一來，總然他發覺我們只要離開樂善山莊，也就不怕他了。」鄧子敏點頭道：「紀老師這種辦法很好，請老莊主立刻把話傳出去，」安世義立刻傳來四名壯丁，叫他們分頭去傳諭莊主這種命令，鄧子敏又向安世義道：「老莊主我們雖然明知雷州二醜定要以極大的力量用到衡山五指峯，這樂善山莊可也得佈置一下，因為這惡賊手段狠辣十分，他現在已經把莊主看成了不兩立的仇人，雖則他志在蕭夫人和少鏢頭身上，也難保他不安心把樂善山莊不弄個一敗塗地，所以這裏也必要多留幾位保護一切，將來倘若蕭金郎和沙老師們這次能脫出魔手，依然能把這裏作爲根據地，」多臂熊安世義點點頭道：「鄧老師，這種想法固然不算多慮，不過我還沒把這樂善山莊放在心上，現在只有聽天由命，我們生死存亡，全在蕭金郎一人身上，能把他保全住，也不枉我們不顧生死的和雷州二醜作了對手，倘若蕭金郎逃不出他毒手之下，我們就是苟活下去，還有什麼意味。所以我到現在可以說無所顧惜了，」鄧子敏依然是勸着安老莊主，對於保護樂善山莊不要過於大意，那計誠德對於這件事，却是慷慨自任，請莊主和鄧老師只管放心，他定能不顧生死的保全山莊的安全，等待大家回來，商量好，這次趕奔五指峯所去的人，多臂熊安世義，九現雲龍鄧子敏，捕頭劉漢英，雙刀修萬騰，方肅，大

力神杜云崖，佛崗山的劈掛掌杜雲台，和兩個徒弟楊世安，楊世澤，越海縣雙義鏢周子的喬志達，喬志遠，老武師摔碑手紀紹棠，和他女兒寨上飛鴻紀琦貞，趙子手趙龍，鄧子敏却叫鏢師蘇子善，韓奇，留守藥善山莊，協助着計誠德保護渡仙洲，小俠安榮，老莊主是不叫他去的，可是他非跟去不可，並且暗中向九現雲龍鄧子敏央告着，把他帶去，他願意早早的跟蕭金郎相見，鄧子敏因為這孩子年歲不大，却有一身的好本領，并且還是水旱兩面的功夫，真個替他向老莊主安世義說情，帶他前去，大家各自預備好了，遂在晚間，按着預定的計劃，渡仙洲前八隻大船掌起了燈籠火把，把闔莊壯丁以及漁戶們全調集到一處，從白天就把風聲散佈出去，老莊主親率羣雄，到香山總舵，可是老莊主趁着前面正在挑選着出發的弟兄，悄悄的引領着這般武師們，從樂善山莊後極隱僻的地方，用小船偷渡過渡仙洲，這一手辦得十分嚴密，香山總舵那裏雖然有派來的弟兄，暗中下卡子，可是絲毫沒有覺查，老莊主已然率領着武師們出去十餘里了，趕到了天亮之後，到了何家塢，大家就分散開，定規到七里灣董家店，那裏集合，分派怎樣走法，四十餘里的路，太陽還很高，就先後趕到，在這裏落店，晚間商量後，此去湖南衡山，必須乘船走，可是水路航船，跟香山總舵有來往的很多，必須要謹慎小心，還得盡力的晝夜緊趕下去，免得落在了雷州二醜一般黨羽的後頭，那就算白下了辛苦。安世義和九現雲龍鄧子敏商量着，從七里灣僱船，若是全在這一碼頭登船，仍然是不能隱密着形跡，人多易於引起了賊人的注意，我們還是把人分散開，在七里灣這裏僱兩隻極快船隻，連夜緊趕，在這七里灣出去不多遠，那裏的是一個起卸貨物的碼頭，可以分出幾位來，跟貨船非，只要出去一站，再換快船，就可不露行跡了。店中計議已定，在黎明時，飛雲嶺的杜雲台，師徒，和佟萬

勝，方庸，以及紀紹棠父女，跟雙義鏢局喬氏弟兄，大力神杜雲崖，全從這裏搭船走，鄧子微，劉漢英，老莊主安世義，小俠安榮，越子手趙龍，全從七里灣前另換船走，在辰時光景，相繼離開店房，單題老莊主安世義和鄧子微等，離開店房，竟趕到七里灣外貨船碼頭，這裏並沒有客船，安老莊主見正有兩隻雙桅船，滿載着當地土產，正在起帆，老莊主親自向前去找頭裏這隻船的管船人答話。老莊主這種年歲，這種威嚴的相貌，無形中帶出一番令人敬重的氣魄，那管船的不知他有什麼事，忙從船後梢轉到船頭，向老莊主安世義招呼道：「這位老爺子，你找我有什麼事，」安世義含笑說道：「我在下特來麻煩管船的，沒領教貴姓，」管船的道：「我在下姓楊排行在四，客人你別客氣，我們這使船的全是粗人，可是有什麼貨物叫我們捎帶麼，」安世義道：「我的眼力不空，我可以看出來，管船的這隻船是往下游走，是往湖南，是往浙江？」管船的道：「我們從西江再轉口門子，一入湖南境，船就算到了，客人有什麼事趕緊說，我們這就要開船了。」安世義忙答道：「實不相瞞，我們是幹鏢行的，只因走出去的鏢塚子，在湖南境內出了事，我們趕去接應，因為見你這條船就要開走，我們這幾個人，要跟兩站，免得就誤了路程，管船的肯給個方便麼？」管船的一怔神，安世義道：「不要懷疑，放着西邊碼頭有許多客船不肯去罷，反故意的來和管船的麻煩，你不知道是何用意吧？其實並沒有別的心意，好在管船的也是常在外邊跑的，江湖上的事，管船的還有個不明白麼，保出去的鏢，只要一出事，鏢局子就算一敗塗地，能够早到一天，就有一天的希望，所以想跟你這船走兩站，我們加倍的奉送船價，管船的不會不願意交我這個朋友吧。」這管船的略一沉吟，微微含笑：「這倒沒有什麼不可以，這個鏢頭，我還沒請問鏢局字號，設立在那裏？」老莊主安

世義因爲南海縣雙勝鏢局已經出事，江湖上定已傳揚開，遂毫不遲疑的答道：「小字號是雙義，鏢局開設在越海道，」這管船的也是另有他的心意，本來這種貨船任憑你說什麼，他也不能攬客人，可是近來西江一帶，航船上不斷的出事，現在所攬的這兩船貨物，價值很大，貨主還不跟隨，只要一出事，自己就得傾家敗產，聽到安世義是保鏢的達官，正可以給他們個方便，叫他們跟這船走，也可以借着他們的力量，保護船隻，所以慨然應允，招呼大家立時上船，船上的水手業已收拾完畢，船隻立時起程。所以事在人爲，本是辦不下去的事，因爲辦事的人，善於應付，居然就這麼很容易的隨這貨船趕奔江西，離開七里灣後，不過辰時光景，在港岔子裏走，船隻走的是很慢，趕到一出港岔子，船到了正式江面上，把風帆放足，這雙桅的大船，在江心上疾駛着，似箭如飛，沿途上鄧子敏和劉漢英，全留着神，注意着下行的船隻，爲是知道修葛勝等一般人的蹤跡，中途上以便有事呼應，這一天的工夫，船走的安然無事，第二日船隻開行之後，天氣還是晴和，趕到辰時一過，天氣突然變了，江面上起了風濤，這種行船最怕是遇上非常的天氣，本來江面上行船風平浪靜走個順流順風，連坐船的帶掌船的全顯得那麼輕鬆舒適，費不了多大力氣，全能趕極遠的途程，可是遇到了逆流逆風，能給你無邊的苦惱，尤其水的力量你就無法估計，年輕力壯久慣使船的漢子，有時四五個人攔制不了一隻中型的船，在遇上風浪時，任憑你手底下有多好的本領，這船隻就由不得你了，所以江面上行船是極險的事，今日這隻船遇到了意外的風浪，事前管船的他們決沒看出天氣會起變化，這種情形是終年不常有，在江面上常跑的多半全有一種常識，天氣的陰晴，總可以早早看出來，先事預防，這時風一起來，這一段江面又寬，波濤是一陣比一陣的緊，散佈在江面上的船隻，全沒有

防備，立時全手忙腳亂起來，這時那浪頭捲起得一二尺高，一個浪頭打在船頭上，竟能退出四五尺來，並且這種風暴是最厲害不過，他是沒有一定的向方，任憑你多麼善於使用風蓬子，也不敢再把風帆張起，因為危險太大了，所有的船隻全往江邊一帶靠攏，全想着暫時停泊在岸邊，躲過這陣天氣，或是走，或是就在此裏歇息下去，可是船往江岸上靠就不容易了，浪頭是一個跟一個，往船頭上沖，船面上已經全見了水，這時天空一片昏黃，那黑雲就像烟一樣，隨風捲起，工夫不大，天空中已被黑雲佈滿，天陰如墨，更起了雷聲，這時船上人們倒全盼着痛快的下一陣暴雨，這種惡劣天氣，倒可以早早的捱過去了，老莊主安世義是一個久在江面上的人，安世義是精通水性，捕頭劉淡英也在水面上多年，只有鄧子敏趨子手趨龍，他們對於水面上沒有一點工夫，安世義在艙中見船上的水手們一個個急得滿頭大汗，因為這種船又是滿載着貨物，吃水過重，遇到這種風浪，比較別的船更多加了幾分危險，老莊主安世義也担心着怕出了事，遂走出艙來，水手們全很着急的喊着道：「老客趕緊進去，這可不是看熱鬧的時候了，我們這全在拚着命，篙杆子上可沒有眼，碰着你就够你活的，」安世義因為他們關心着船隻的存亡，雖則出言無禮，自己倒不怪罪他，一轉身從艙門口從後梢看了看管船的还是急得頭上筋全暴起來，不住的招呼着水手們，這原本是兩隻貨船一塊走，後面那隻船已然隔開十幾丈，也正在船頭調轉向岸邊這兒拚命的掙扎着，每一陣暴風捲過來，江水濺滿了船身上，水手們個個全不住撲着臉上的水，正在這時這般水手們拚起命來，把槳盡力的搖着，船頭斜着已經闖過丈餘遠來，離着岸邊還有四五丈，可是突然從上擁沖過一隻船來，這隻雙桅的客船，因為船身輕，雖則風浪大，他比安世義所坐的這隻貨船可快的多了，一直的沖過來，這時後面那隻

貨船也在一陣努力之下，斜奔岸邊，兩隻船船頭船尾相隔不到丈餘，這兩隻船可全是斜着，那隻客船相離還有七八丈遠，被浪頭送得非常快；可是只要接近了，定要和這貨船撞上，管船的看見了高興喊着：「來船向外掌舵，再若是真奔這裏走，可非撞沉了不可。」可是那隻客船上的水手們，也在高喊着：「你們這兩隻貨船就把水路給阻斷了，別人的船就該死，不許過去了麼？」這邊管船的急的高聲罵道：「你們瞎了眼，瞎了心，這麼大的風浪，船由得我們麼？我們船滿載着貨物，出了事你可走不脫。」但是這種時候沒有爭論的時間，說話間，船是越欺越近，連水手帶管船的也不願意真個鬧出禍來，雖然客船直沖過來，這裏想着但能錯開只有吃虧多讓一步，好把自己以先保住了，先把這六隻木槓用盡了力量，努力的往前掙扎，在這波濤洶湧中，已經又搶出六七尺遠來，後面那隻船已到，他的船頭，跟船尾也就是相差有一尺多遠，算是沒撞上，可是在他船裏過到一半時，那管船竟自怪叫起來，高聲罵着：「好小子！我們跟你同冤何仇！意要這麼毀我們，你還不撒篙杆子，」這時船身被浪頭打得突然船頭一轉，這船身就要全橫過來，那一來這船就非翻不可了，原來那隻客船上的水手，竟有兩條篙杆子，全掙在了這貨船的船艙上，這種水力，船身上能够保全一時，全仗着常舵的手底下明白，這種情形分明，這客船上懷有惡意，他是故意的要把這隻船弄翻了，管船的在情急之下，再把着舵柄也沒用了，伸手把一個長柄的水斗子抄起，猛向客船之船上一個水手的頭上砸去，這管船的實在是安心拚命了，那知這水斗子砸下去時，那水手篙杆子仍然在舵上沒退下來，他竟自一恍身，讓過水斗子，伸手却把斗柄抓住了，口中喊了聲：「你也敢動手，下來吧，」他猛往懷中一帶，管船的那隻手，雙手用足了力氣，和他一奪，這名水手猛的單臂往外一送，管船

的竟被包送入江內，船上的水手們見管船的被人打落江中，立刻一陣嘩噪，索性也不顧船的危險了。各自抄起了篙杆子木槳，要和這客船的水手們一拚，安世義站在艙門口，手扶着艙門上的木沿子，把後梢的情形看的清清楚楚，此時見出了事，更看出這客船上水手安心想害人，管船的已被打落江中，安世義手底下按捺頂子，已經騰身而起，竄上了艙頂子來，高聲喝喊：「小子們！瞎了狗眼，敢在我們眼皮子底下弄這種手段，腳下一照艙頂子，騰身縱起，已到了那客船的船頭上，才一斜身，向船舷上撲去時，耳中聽得客船的船艙內，叭的一響，一支袖箭穿著艙門的竹簾出來，安世義猛往船板上一撲，這支袖箭擦著頭頂打過去，竟自釘在貨船的船窗上，那船舷上的水手，把篙杆子掄起，也向老莊主身上砸來，多臂熊安世義往旁一閃身，手掌往上一翻，竟把篙杆子抓住，順手往這邊一帶，那船上的水手那裏有老莊主這種力量，再想把篙杆子攔手已經來不及了，身軀竟自落到水內，這時從那船艙中竄出一人，這人出來的身形十分輕巧，艙門上木撐着竹簾，竹簾被他從裏面甩起來，他竟從這竹簾下一「海燕掠波」式，往船頭上一落，身軀往起一挺，穩立在船頭，這人年紀就在四旬有左，很矮的身軀，精悍異常，穿着一身藍綢子短衫褲，下面軟底快靴，一條細髮辮，盤在脖項上，却向老莊主厲聲喝叱道：「好厲害的朋友們。大風大浪的，竟敢往江裏擲人，你們有多大勢力，我倒要見識見識。」這時滿船給擲的人可全到了艙面上，趨子手趙龍，他却緊把着艙門口，因為自己腳底下沒有多好的功夫，恐怕失腳掉下江心，這時這隻客船上此人現身發話，他忙向鄧子敏招呼道：「哪老師，你可留神着船頭上這小子，他大約是香山四煞三當家的飛毛腿胡七，這小子可別叫他再逃脫了，給老鏢頭報仇。」這時安世義把對面水手摔下江心，把他篙杆子也攔掉，正預備和

這發話的動手時，鄧子敏已經一聳身竄到船頭上，向老莊主安世義招呼了聲：「安老莊主，我們是死冤家活對頭，讓我來收拾這小子，老莊主保護第二隻貨船要緊，安老莊主斜身一縱已到了第二隻貨船上。鄧子敏用手一指對面船頭這人，厲聲說道：「朋友有仇只管明打明鬥，在這風浪之下，想用這種手段，你太不够朋友了。」可是答話動手之間，兩下船隻的危險局勢已解，因為那隻客船，後梢已把舵推出去，更把風棚全落了，船身也斜着往江邊這邊一橫，被風浪阻擋着，漸漸的也要停住了，這種情形，這來船分明是想動手毀這客船了。這時鄧子敏這一答話，那船頭上現身的這人，冷笑一聲道：「很好，光棍一點就識，朋友既然心裏明白，就不用着我們費事了，相好的你還想走麼，咱們就這招呼一下子吧。」鄧子敏憤怒十分，匪黨們真是目無國法，這種航路上，商船客船，不斷的來往着，竟在暴風浪初起的一剎那，誰也顧不了誰的時候，竟敢安心動手劫船，這種胆大妄為，誰能容忍得下去，鄧子敏雙掌一錯，喝聲：「相好的，你可報個舊兒，老師傅手底下從來沒拾奪過無名少姓的人，」這人怒叱一聲道：「你是什麼成名露臉的人物，敢在當家的面前賣狂，實告訴你，當家的名叫飛毛腿胡七，在香山安窩立舵，早已叫弟兄探探好了，你們是南海縣雙勝鏢局子的一羣狐狸怨鬼，竟敢興風作浪，跟七爺爲仇作對，你們休想再逃出七爺手去。」這人往下一矮身，腳下一點船板，竟自猛撲過來，往這邊船頭上一落，劈面就是一掌，向鄧子敏打來，鄧子敏喝聲：「來得好！」往左微一恍身，用右掌穿他的右臂，掌鋒順勢向他右耳旁反臂過去，這胡七是出名的手底下又賊又滑，身形往左微一帶，把左臂撤回來，眉頭往左一沉，右掌隨着又往上一翻，變爲「翻雲手」反向鄧子敏右臂下猛撩上來，鄧子敏右掌劈空，左腳趕緊一閃船板，身形倏轉，從左往後一轉

身，上半身斜往右一沉，一個翻身跳子脚，向飛毛腿胡七的左肩頭下踹過來，這一脚式子來得非常疾，飛毛腿胡七掌遞空了，疾忙脚下往右一滑，身軀往左一撤，用七星掌把身形甩出去，左掌從胸前穿出，往鄧子敏腿腕子上橫截下來，鄧子敏這一嗓子脚用空了，趕忙往前一搶步，身形用「玉蟬倒翻身」式，右肩頭往上一翻，「斜單鞭」式，右掌甩過來，反擊胡七的左臂「曲池穴」，指鋒堪堪已經掃上，耳中聽得似乎安榮的喊聲：「鄧老師」，背後這一聲喊得十分疾促，鄧子敏眼看着掌風已然傷着了飛毛腿胡七，這一聽喊聲，知道有人暗算，左腳趕忙往前一搶步，上半身往下一沉，用「繞步盤旋」式，左掌立掌向外一推，身隨掌轉，在船板上不過方丈之地，這一轉身時已到了船舷上，可是從背後竟有一人乘登船舷，一隻峨嵋刺正在猛襲過來，鄧子敏身形轉的過快，此人的峨嵋刺扎空了，鄧子敏身形欺到，那能容他再走，向左掌往外一穿，正向這人的左肋上打去，可是此人手底下也十分俐落，他脚找着了船舷，峨嵋刺雖然扎空，他竟在這種危急情勢下，左腳往船頭上一換步，身形已經往右帶出去，峨嵋刺反向鄧子敏的右臂上砸下來，鄧子敏這一掌沒傷着他，自己還得提防那胡七還擊，右腳往左一上步，一邊是用右掌來找他的右腕，卸他峨嵋刺的力量，更可以照顧着左邊胡七的襲擊，就在這一剎那，使峨嵋刺的匪徒，吶的一聲，整個的身軀往前撞出去，撲咚的落在江內，趕情正是小俠安榮從後梢悄悄的趕過來，把這匪徒打入水中，這時老莊主安世義和劉漢英，全飛登到第二隻貨船上，因為後面還有二隻小船，全從飛浪中衝過來，已經看出是匪徒的黨羽，他們竟要同時動手，雖則第二隻船上並沒有自己的人，可是這一般全是俠義道的人物，既然跟着這貨船來的，如今出了事，有任何危險，遭到多大損失，全得攬在自然的頭上了，所以安世義却不向鄧子

做打招呼，從後梢上飛撲到第二隻貨船上，好在所撲上去的幾名匪黨，並沒有多厲害的人物，動手之間，已經給打下三四名去，這裏鄧子敏和這飛毛腿胡七，已經動手到六七個照面，在船頭上動手無論你手底下多麼俐落，也比不得在地上放的開手脚，這飛毛腿胡七他在香山四煞中，論本領實在是比那火龍趙玉岩，雙鞭計明手底下厲害得多，他是以輕靈巧快擅長，是小巧工夫，他們大拜兄黑心焦文豹，自從和雷州二醜挑鐵獅王宏達鏢局子時，黑心焦文豹被掌力震傷，這香山四煞中就算是飛毛腿胡七作了第一把金交椅，可是雷州二醜因爲主動着兩廣的一帶綠林道，把鐵獅王消滅之後，這綠林道中就算他們兄弟兩人把「萬兒」露足了，在南七省所有的綠林道，十幾年來，全被鐵獅王震服住了，雷州二醜這一次臉露足了，所以儼然就算作了綠林盟主，他們在雷州本沒有正式的梁子窩，趁着黑心焦文豹重傷之下，雷州二醜遂在香山借山立舵，香山四煞那惹的起他弟兄二人，只好是陪着笑臉把他兩人奉爲總瓢把子，不過這弟兄四人未免心中不服，可是綠林中最講究的是能夠給同道爭地位打道路，雷州二醜任憑如何難惹，可是他能够把宏達鏢局子推翻到底，他就能夠立時號召南七省的綠林，香山四煞不過是敢怒不敢言，日子越多根基越穩的堅固，香山四煞只好是落個俯首聽命，飛毛腿胡七在當初出事時也受了極重的劍傷，可是他在劍傷好了之後，依然體力恢復如常，黑心焦文豹所受的掌傷，反倒數年中不能恢復以往的體力了，這飛毛腿胡七時時的想找機會要掙起香山四煞的「萬兒」來，在同道中也好爭這口氣，這次雷州二醜偵查着鐵獅王的舊部，竟自暗地集合要爲鐵獅王復仇，得着鐵獅王的後代，重立宏達鏢局，雷州二醜這些年來，對於鐵獅王的妻子逃亡隱匿，他無一時不在搜尋中，可是始終沒得着真實的信息，這次把南海縣雙勝鏢局子挑了之後，他撤出手

下得力的弟兄四處按下卡子，探探搜尋鐵獅王妻子隱匿之所，竟被手下弟兄得着信息，知道鐵獅王的妻子隱匿在衡山五指峯一帶，楚燮樊莊並不知駱綠雲已死在雷鎮鐵樹砦，他疑心駱綠雲還健在，得着信息之後，他一面派出人帶着手下弟兄到渡仙洲樂善山莊去攪擾，暗中他却分爲三路趕奔衡山五指峯，飛毛腿胡七却自告奮勇，作爲第一路到衡山五指峯搜尋，嶺南七弟兄作爲第二路，雷州二醜作爲第三路，因爲已經偵知鐵獅王之子蕭金郎誓必爲父報仇，已經學成了一身本領，若是趁這時不下毒手，把這蕭金郎除掉了，他這香山總舵終是有無窮的後患，早晚大家也定要找上門來，所以雷州二醜這次又和當年一樣下絕情施毒手，他把香山總舵所有的力量，全要用上，遣飛毛腿胡七和他拜弟雙鞭計明，頭一撥就趕下香山，可是沿路上規定好了，在事前不得走露一些風聲，全要喬裝改扮，掩飾着本來面目，趕到衡山搜查到了蕭金郎母子隱匿之所，那時立刻動手，無論如何要斬草除根，決不稍存忠厚以免留下後患，這胡七他竟跟綴上安世藥，鄧子敏，那撥人的蹤跡，若是在風平浪靜這種大江面上，他也不敢冒然動手，江上這一起暴風，所有江面上的船隻，在各不相顧之下，他才利用這種機會想要把鄧子敏等所坐的這兩隻寶船全撞沉了，無論如何也不叫這般人能够順利的趕到衡山，那知道一動上手，所有和他們對上手的人，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個個全是勁敵，尤其是九現雲龍鄧子敏，這人當初在宏遠鏢局不過是住閑的朋友，這一般匪黨們並沒注意到他，鄧子敏和沙天龍全是潦倒不遇時的武師，那時在鏢局子中不爲人重視，只有已死的鐵獅王蕭宏知道他們兩人全是困頓江湖的人物，各挾着一身武功本領，只於是得不到地位，一身本領無從施展，所以香山四煞以及雷州二醜等對於鄧子敏，沙天龍也是知道的不詳細，今日大江中這一動上手，在船頭上鄧子敏和

胡七這一過上招，胡七可是暗暗心驚，他已認出鄧子敏拳術是江湖中最難得的傳授，八卦掌一門，在南北派中會這種功夫的寥寥無幾，這飛毛腿胡七雖則認的出這種拳術來，可是他實不知道這一部拳術的奧妙，兩下裏在船頭只六七個照面，飛毛腿胡七若不是身形靈活巧妙，早已被打下船去，這時兩下裏已經走了十餘招，胡七一邊動着手，已然看到手下的弟兄們連傷了好幾個，他就知今日算栽到人家手內，這一來倘若被楚曉樊菲知道了這種情形，越發的看不起我弟兄了，他在憤恨之下，拚命的動手，只是邁不進招去，竟在船板上轉身時，他把腿上的把手叉子掖到了掌中，安心下毒手，竟自用這把手叉子想把鄧子敏了結了，可是鄧子敏依然不把他放在心上，空手進兵刃，身形在這船板上方丈之地，把八卦掌中所有小巧的身法，施展出來，封，閉，擒，拿，一招一式，取綿，軟，巧，快，貼着他這柄手叉子，拆招破式，依然叫胡七得不得了一點上風，可是這時胡七所學的一般黨羽，多半被打下水去，鄧子敏見自己的兩隻大船離着岸邊已近。這時胡七這柄手叉子正在猛向胸前遞過來，鄧子敏也安心要了結了他，身形不閃不避，手叉子尖已經點到胸前的衣服，鄧子敏只微往左一橫身，手叉子貼着衣服向左肩頭斜扎過去，鄧子敏身形隨着手叉子一轉用了式，「柳葉磨身掌」，左臂向上一穿，貼着胡七的手叉子向外一抗，一個「金龍轉身」式，身形已經貼着船舷這邊轉過來，「金龍抖甲」雙掌往外一翻，兜着胡七的背後打出去，這胡七手叉子遞空，竊知自己非要傷在他掌下不可，腳底下已暗用上力，鄧子敏掌打到了，胡七的身形已經騰起，竟自借着鄧子敏的掌力，他竟竄入江中，身軀往下一沉，跟着水花一翻，胡七已然冒出水面，一邊踩着水往後退着，一邊向船上招呼道：「你們不用這麼賣狂，胡七爺既然已伸手動了你們，就不准你們再活下去，接着胡七

爺的，咱們前邊再見，「他這個「見」字還沒有落聲，竟自哼的一聲，只見他用力的雙臂掙扎着，一分水，好似下面已經擄住他的身軀，水花一陣翻騰，他身軀才橫起，雙足一踹水，竟自退出兩丈多遠去，口中却招呼聲：「好小子！敢暗算胡七爺，」這時靠船這邊水花一翻，冒起一人，正是樂善山莊的小俠安榮，往水面上一探頭，下面踩着水，一隻手往臉上一抹，向那胡七招呼道：「賊小子，你還賣狂！叫你嘗嘗小老子這兩手呢！不會比你含糊了，賊小子你別走！」這安榮猛往水底一沉，那胡七他是一個水面上闖出「萬兒」來的匪徒，他眼裏看到安榮這種踩水法，竟自把胸口全露出來，水裏頭工夫比他可高的多，光棍不吃眼前虧，他竟自一猛子扎下去，在水中逃走，不肯和小俠安榮動手了，安榮在水中一路搜尋，只有碰到兩名匪黨，算是晦氣臨頭沒逃開他手底下，一個被他打傷，一個被他把雙腿攢住，灌了個半死，這時老莊主安世義也在船頭上招呼，匪徒既然已經全逃走，窮寇莫追，何況風浪還沒息，先監視着兩隻貨船攔岸，這一件船上動手的不算，倒真個虧了小俠安榮下水搜尋，算是把匪黨們震嚇退了，若不然這兩隻貨船非被他們弄沉了不可，船已攔岸，直到太陽落下去的時候，風浪才息，船也不能走了，那隻賊船沒有人主持，隨波逐流自己飄流下去，這裏船上的客人，和船主遇到這種危險局面，居然在這般武師和匪黨拚鬥之下，安然脫險，對於老莊主安世義等，反倒連連道謝，船只好在這裏停一晚，在夜間老莊主安世義和劉漢英，鄧子敏，小俠安榮分兩班前後夜保護船隻，安榮還不斷下水去查看，隄防着匪黨們捲土重來，那知胡七等一般匪黨早已連夜趕奔衡山，他們正要在安世義等這般人未趕到五指峯先行搜尋動手，這黑夜安然度過，第二日一早起程，這一天船行十分順利，入湘江轉入湖南境內，這兩隻客船中途已經到達他們卸貨的地

方，安世義等也正好起早够奔衡山，到第三日午後未末甲初，已經離着衡山只有十餘里了，鄧子敏向老莊主安世義商量道：「這點路程我們不要緊趕了，香山總舵的匪黨既然全已經下來，大約這五指峯楓樹谷那處隱密的地方，他們決不能伸手就能找到我們，還是把形跡隱密起來，到了夜間，暗暗的入衡山，我到五指峯總要避開敵人的耳目，萬一他們已經搜尋到五指峯動上了手，我們暗中趕到也可從旁對付這賊黨們比較容易於下手，老莊主認爲怎麼樣？」多臂雄安世義道：「鄧老師的主張深合我意，咱們找一個地方先行歇息一下，緩足了精神，大約從東山口這邊進去，到五指峯差不多有十幾里的山道好走，並且自己知道匪黨們也搜尋下來。正好暗中偵查他們的舉動，可是我們這般人中，全沒到過這個地方，只有鄧老師路經熟，頭一路下來的人，是否已經趕到，還不可知，我們也得留意一下，諒他們也不過和我們走個前後腳，或者入山之後，就能相熟，也未可知，」鄧子敏點頭答應着，沿着江岸，又走出二三里路來，日色平西，眼前正是一個小鎮甸，地名金牛驛，離着東山口也不過四五里之遙，這裏雖是一個小驛鎮，因爲接連着兩個江岔子，通着內河，航船很是方便，所以這金牛驛鎮雖小，倒是十分繁盛，碼頭上平時總有二三十隻客貨船停泊着，靠江岔子口也有店房也有茶鋪，酒館，並且江岸上作小販的賣酒，賣食物的來來往往很是火熾，鄧子敏向江岔子那邊一指，向安老莊主道：「你看那邊驛鎮口那個酒館，是個衝要的地方，我們好在此也不想住宿，何不到他那裏歇息進些飲食，耗到掌燈之後，從這裏起身，豈不方便？」安世義等全認爲這處僻靜省事，順着江岔子邊來到這酒館前，字號是福仙居，還是茶酒兩賣，雖然不到晚飯的時候，因爲是航船停泊的碼頭，裏面倒有二三十位茶飯，安世義等走進福仙居，找了一個臨近門前的座頭，圍着八仙

桌落坐，僮倌問過了所要的酒菜，工夫不大，全給擺上來，倒是十分精緻可口，鄧子敏知道安老莊主是一個豪飲的主兒，更兼趙子手趙龍尤其是視酒如命，不過此來關係着少鏢頭生死安危，所以用話點醒着請大家略飲幾杯，聊解勞累，因為一入衡山吉兇禍福尚不可知，香山總舵的一般匪黨，只要全趕到了，夜間要脫不過一場兇殺狠鬥，深恐怕多飲誤事，只是這一帶是名酒出產之地，更兼航路上不是四通八達的地方，江浙一帶所有的航船上差不多也帶些名廠的好酒，賣給本地，他們爲多得些利潤，這福仙居所送上來的酒，老莊主安世義贊美不置，鄧子敏看着劉漢英直皺眉頭，生恐怕這位老莊主把酒飲過了量，夜間非要說事不可了，小俠安榮更是竭力的巴結他祖父，安世義喝一杯，他給斟一杯，更有趙子手趙龍陪着，這老莊主他們是酒到杯乾，鄧子敏又不肯明着攔阻，工夫不大，這位老莊主和趙龍已經囑完了三斤多遠年花雕，趙龍已經有些暈頭漲腦，安世義倒還是沒帶出過量的神色來，這時忽然聽得貼近門口一付座頭上有一個帶着廣西口音的正向僮倌問着路徑，鄧子敏因爲這酒館是最雜亂的地方，從一進來就注意着座上的客人，此時聽得此人語聲刺耳，趙龍正在高聲和老莊主說笑着，鄧子敏用膝膊碰了他一下，叫他注意着聽那廣西人的講話，趙龍此時已經帶了八分酒意，九現雲龍鄧子敏向他這種示意，要在平時他却不會不明白，這時被酒支使的竟自一抬頭瞪着眼說道：「鄧老師咱們走到什麼地方也用不着鬼鬼祟祟，你有什么事只管吩咐，我趙龍刀山劍樹全敢上，決不會含糊了。」這一來把個鄧子敏恨得幾乎要立時把他趕出酒館，這時老莊主安世義雖則酒比他用的多，神智是絲毫不亂，遂低聲招呼道：「趙頭你可不能誤了大事，這可不是胡言亂語的時候，你是怎麼的了？」趙龍看到鄧子敏滿面怒容，安老莊主更是正顏厲色的來囑咐他，他才把頭低下。

，可是門口座上那兩個客人的談話，立刻聲音放低，鄧子敏知道這裏吵嚷定被他們查覺，果然這二個客人進來工夫不大，也就是略飲了幾杯酒，付了酒賬，匆匆走出去，小俠安瑩却自在鄧子敏和趙龍說話的工夫，他竟自離開座，不知他走向那裏，因為他身量矮小，他從座客間穿行出去，誰也沒理會到他，兩個廣西客人一走，鄧子敏站起來要跟蹤出去，捕頭劉漢英却一把把鄧子敏拉住道：「鄧老師你靜聽消息，我認爲小俠安瑩定要探查出這兩個廣西客人的舉動，別看他小小年紀，精明幹練之處，比較着我們不在以下，」老莊主安世義倒是老誠持重的主兒，自己一番心血，爲的亡友復仇，此番連波仙洲全不顧了，要保全鐵獅王這條後裔，和匪黨們拚上，勝敗榮辱無足介意，只要自己盡到了心，朋友們決不會把自己看輕了一眼，真要因爲口腹之慾，誤了大事，憑自己這般年紀，這個跟頭可栽不起，所以看到趙龍這種情形，個人頗覺得有些面上難堪，孫兒安榮這一跟綴出去，倒還稍挽回個人的臉面，所以老莊主把酒杯推開，也把面色沉下來，恐怕趙龍還要借酒撒瘋，胡言亂語起來，叫鄧子敏看着着急，這時大家正在用着飯，安瑩從外面匆匆走進來，面帶着笑容，來到老莊主面前，安世義問道：「你出去作什麼去？這裏已經到了衡山附近，匪黨們也全到了，這裏你單獨的出去，萬一遭人暗算，你不能替鄧老師們幫忙，難道反要替他老人家添累贅，」安榮翻着兩隻黑白分明的大眼，只聽他祖父這麼說着，也不辯別，容到老莊主話落了聲，他這才向鄧子敏說道：「鄧老師你聽我祖父真不講理，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也不問明了我倒是作什麼去，先中叱我一頓，我太冤枉了。」鄧子敏把座位往旁挪了挪，向安榮說道：「老弟你快坐下，這一路上小小的年紀竟能這種血心爲我們出力幫忙，我倒十分的知道你是個難得的少年，盼着把蕭金郎事情辦完了，你得一個很

好的朋友，不也痛快麼？」小俠安榮含笑點頭道：「鄧老師我可不該說這些閑話，誤了正事，方才門口那兩個客人，我也聽出他們說話可疑，可是這兩個東西十分機警，他們趕緊離開酒館，我跟蹤追趕出去，內中那個身量略矮的敢情就是香山總舵的飄把子姓樊的」。安榮話一出口，座上人全是大驚，鄧子敏忙問道：「老弟你怎麼知道準是他？」安榮答道：「他們出了酒館之後，順着江岔子這邊渡過了山橋，因為這一帶人多，我身量又小，他們毫未覺查，在過橋的當兒，跟隨他的那個身量較高的和他說着話，他們雖然說的有一半江湖黑話，我還懂的，那個身量高的稱呼那個身量矮的爲首領，並且很抱怨着不該這麼匆忙離開酒館，那身量矮的却在冷笑中自稱樊二太爺豈能懼怕這羣小輩，不過既然親自出馬，到要先掙到五指峯，把點兒撈到手中，才可以叫他們認識雷州二醜究竟是何如人物，他們順着江邊一直走下去，行人漸少，我不敢過分跟綴，並且還看出他手中提着一個略短的包裹，裏面很沉重，那情形不是閉穴鍼，就是判官筆，」鄧子敏忙向老莊主安世義道：「安榮這份精明強幹，真叫我心服，事已緊急，我們若是過分耽擱，可要走在賊子後面了，我看還是趕緊起身，我驚他們路徑未必熟，我們能早趕到楓樹谷等着這般狂徒，也叫他嘗嘗我們的手段，」安世義點頭道：「好！」立刻招呼倥偬算酒飯賬之後，出離酒館，從江岔子這裏仍然沿着江邊直奔那衡山外嶺，雖然在酒館中就攔了這麼大時候，不過日色平西，這時大家全知道事情十分緊急，誰也沒想到雷州二醜竟能這麼快的趕到衡山，令人是又驚又恨，趙龍酒飲的過多，在酒館中險些被他一人誤了大事，此時看到鄧子敏臉上的神色，自己固然是十分難堪，可是對於匪黨們也加了十二分痛恨之心，他這一路跟隨着衆人後面走，已經把酒力散去了一半，個人想着原是不忘舊主之恩，安心的報答老

鏢頭當年恩待之意，此番跟隨到衡山，自己若是饒不能出力，反倒給惹出禍來，那太可見不得少鏢頭了，垂頭喪氣也不敢再說什麼，這十餘里的道路，脚下雖然全是加緊，可不能施展功夫，走到日色西沉，才進衡山口，鄧子敬囑咐大家，天色既然已經黑暗，各自把兵刃暗器全要預備在手底下，我們還要散開了走，不要全聚在一處，免得容易爲匪黨注目，安世義等在入山口後，各自把兵刃暗器全收拾俐落，鄧子敬在頭裏踰進山道裏面，外嶺這邊道路好走，雖則天色黑暗下來，還沒有什麼危險，可是入山口時，正是最黑的時候，直走了二三里的山道，明月東昇，可還照不到山道裏邊，不過比先前可以略辨道路，這五指峯人山口後，方向不走錯了，也有六七里的道路，山道上尤其是比平地比較着難走，算計着要得到三更左右才可以趕到楓樹谷，鄧子敬可未免心內着急，別人全沒到過，自己又不能拋開大家先行趕了去，只好用話試探着說：「請大家把脚下放快了，緊趕一程。」這行人中在這時可苦了趙龍一個人了，只有他腳底下沒有真功夫，雖是把腳底下力量用足了，可是依然落後了很遠，還是小俠安榮見他累得氣喘吁吁，反倒有些不忍，恐怕他走錯了路，一個走進岔道中，跟大家一分散開，就不容易再聚合了，腳底下故意放慢了些，還時時的低聲招呼道着他這一路緊走，已經從外嶺奔了中峯，山道漸漸的難走了，高低起伏，崎嶇不平，這時九現雲龍鄧子敬是在最頭裏，老莊主多臂熊安世義和捕頭劉漢英，腳底下全快，全緊跟上了他，往前去正是一道斜起的山坡，鄧子敬回頭低聲招呼道：「安老師，你看前面有一片黑沉沉的影子，就是五指峯了，只要貼近了五指峯，離着他們所住的楓樹谷只不過一里左右，」老莊主才一答聲，忽然聽得後面遠遠的似有吶叱之聲，回頭一看，見安榮和趙龍全沒跟上來，安世義忙向鄧子敬招呼道：「鄧老師慢走，後面可是

出了事麼？我們看一看再走，」鄧子敏趕忙停身止步，衆人略靜了一下，再仔細聽時，又聽不見什麼聲息了，鄧子敏覺得這種情形不對，立刻縱躍如飛，反向來路上撲來，趕到了這個斜山坡下，見道旁一排松樹間，有兩條黑影，斜穿山道飛縱起來，後面跟着一條矮小的影子，也撲過去，更聽得喊聲：「你那裏走？」鄧子敏已然聽出正是小俠安榮的口音，脚下用力一點山道，竟施展「蜻蜓三抄水」的輕身術，飛撲過去，口中却在招呼着：「那邊可是小莊主安榮麼，」跟着安榮答話道：「鄧老師幫着我搜尋一下，有兩個不開眼的飛賊，竟要在這種地方攔路劫財，」鄧子敏並沒有答他的話，斜抄着一棵古松旁，飛縱過去，已經轉到樹身後，再查看方才那兩條黑影，已經蹤跡不見，這時老莊主安世義和捕頭劉漢英，也全趕到了，安榮這才趕過來向鄧子敏和老莊主說道：「我和趙龍落後了一步，才轉上這個山坡，竟從樹後發出暗器來，我把這支鏢倒是躲開，可是趙龍閃避略慢，竟自打傷了他的左腿，這兩個賊子，既和我素不相認，內中一個竟給我改姓，把我當作了蕭金郎，鄧老師你說可恨不可恨？我和這兩個東西動上手，他們手底下平常，可是賊滑十分，我們動手沒有十幾個照面，道旁邊那山嶺上響了一聲胡哨，這兩個東西竟自不戰自退，可是趙頭兒太寬了，挨了這一鏢，已經走不動了，鄧老師你去看看他吧！」鄧子敏好生着急，因為這種情形，分明是香山總舵的黨羽同時入了衡山，越發的担心，看風樹谷，已然出事，匆促的問道：「趙龍在那裏？」我們得趕緊走，」可是沒等鄧子敏到樹後去找他，趙龍已經一癩一拐從樹後轉出來，鄧子敏深悔不該帶他前來，得不到他的幫助，反倒要爲他所累，只得向前問道：「趙龍你的傷痕怎麼樣？不能行動不要強自掙扎，我們還是得趕緊趕到風樹谷，趙頭咱們全是老伙伴了，我揀你一程吧！」趙龍却忍着痛說道：「鄧

老師你不必管我，香山的匪黨已然全下來，事情緊急時，你得分一分輕重，我趙龍一條蟻命算不得什麼，你們趕緊趕奔楓樹谷要緊，萬一爲我一人就誤了大事，叫我趙龍就是活下去我能活麼？鄧老師你快快的請吧！」鄧子敏聽趙龍這個話倒還是十分有血性，分的出利害輕重來，越是這樣越覺不忍拋下他了，遂向捕頭劉漢英道：「我想劉師父暫時屈尊一下，你晚走一步，跟着趙龍保護他免遭毒手，我和安老莊主以及安榮先行一步，趕到楓樹谷查看，大家也好放心，并且匪黨已然侵入，也得叫沙老師和韓震預備一下，」劉漢英道：「這樣辦很好！要不大家牽掣到一處，真個誤了事，大家也是後悔，」趙龍聽到鄧子敏這麼吩咐，他是十分抱愧，可是自己左腿已瀕，在這種山道間，實不容易走下去了，遂正色說道：「鄧老師我趙龍在鏢局子雖然是個伙計，可是我在江湖上也跑了這些年了，這次我實因爲忘不掉當年老鏢頭待我之恩，我才趕到渡仙洲報信，我拚命的跟了來，也是我一點痴心，十幾年來少鏢頭經過了千災百難，好容易長大成人，我早見他一時，也覺心裏早痛快一時，想不到我跟了來，反倒牽累了大家，現在我被賊黨打傷，並不是要命的傷痕，現在正在用人之時，多一分力量多一分好處，把劉老師留下陪我，那也太把我趙龍看成了多麼重的身價了，鄧老師事已緊急，我不便多說廢話，請你們趕緊走，我自己找個清靜地方收拾收拾傷痕，慢慢的往前活動着，香山匪黨雖然厲害，像我趙龍這個樣的人，他對付我有什麼用，鄧老師你只要不依我的主意，我趙龍可是一條道跑到黑的主兒，你看道旁這棵樹，就是我趙龍尋死的地方，我一撞死，免得帶累別人，鄧老師賊黨們已然露了面，你再猶豫不決，你不怕對不起老鏢頭和死去的主母麼？」鄧子敏聽到趙龍這番話出自至誠，眼前的情形，也不宜遲延下去，向趙龍說道：「好吧！存心有天知，你這麼顧大

局，天必嘉佑你，我們趕到楓樹谷，若果然的安然無恙，也許連少鏢頭立時起身下山，若是現時先不走，我再來接你，」趙龍揮着手道：「就這麼辦了。鄧老師請吧！」鄧子敏遂向老莊主安世義，捕頭劉漢英和安榮說道：「趙頭兒深明大義，我們不要辜負他這麼好心，咱們就緊趕到楓樹谷吧！」大家遂不再顧趙龍，各自施展開輕身術，縱躍如飛，撲上了山道。這幾人功夫雖有強弱，可是全不是十分相差，各自盡力隨展開一身輕功本領，這四條黑影，如飛的撲向五指峯而來，九現雲龍鄧子敏在頭裏，他雖則到過這裏，但是他搜尋五指峯時，是在白天，不過趕到楓樹谷是夜間去的，究竟這一帶道路深夜間極難辨認，時時的恐怕走差了道路，就攔了時間，賊黨們既已全到了，此時就是先後一步之差，鄧子敏仔細辨別着路徑，已經到了五指峯前，鄧子敏向老莊主安世義招呼着道：「我們從左邊繞過去，先到峯後，不過老莊主可千萬留神，一面是隄防着賊黨，一面還得提防着楓樹谷這裏，」鐵沙掌沙天龍和韓雲，他們在楓樹谷形跡上也是十分隱密着，暗中却佈置着，隨他一同隱居的這般山民，不准外人侵入，這時鄧子敏頭一個轉過山峯，前面是一片高低起伏亂山頭，往正東這面可沒有正式的山道，就得從這上面過去，低聲招呼着：「劉漢英，安瑩全要腳下留神，」鄧子敏輕登巧縱，翻上亂山頭，老莊主安世義脚下十分快，跟鄧子敏兩下走的不差先後，從這亂山頭撲過有一箭多地來，鄧子敏把身形停住，向老莊主安世義低聲道：「老莊主前面你看是否有一片濃烟湧起？」可是話聲沒完，立刻見前面有一箭地外，竟自烟火騰騰，可是烟氣比火稍多，像是從一個很矮的地方湧起，這時劉漢英，安榮也趕到，鄧子敏越看這種情形越不好，向老莊主招呼了聲：「我記的若果不差，烟火起處，也就是楓樹谷了，我們趕緊撲過去，恐怕有什麼變故了。」這時老莊主安

世義也因為這種偏僻的地方，更聽他們說過，五指峯後這般山民，從來不和外人來往，他們自耕自食，從來和別人沒有牽連，這種深夜之間，烟火湧起這麼高來，分明是已經發生變故了，遂向鄧子敏招呼了聲：「鄧老師說的不差，我們緊趕上去看看究竟是何情形，」立刻縱躍如飛，齊撲向前去，趕到漸走漸近，鄧子敏越發的大驚失色，已然判明，果然是谷底那座山村中，火焰暴起，雖是這樣，可不聞人聲，決聽不見裏邊住的山民們喧嚷救火，鄧子敏越發的懷疑，忙向安老莊主招呼道：「我們形跡不要過分顯露，還是趕緊的隱蔽着身形向前查看明白，」更向安老莊主和安榮道：「你們爺兒兩個，對於沙天龍和韓霞以及少鏢頭蕭金郎，全沒見過面，容易起誤會，安榮你可跟定了劉老師，我和老莊主不離開就沒有什麼妨礙了，」鄧子敏囑咐完，立刻從偏着亂山頭的左邊，從那荒林亂草間一路輕登巧縱，撲向那段懸崖頭，貼近了懸崖，先把身形隱住，往下面一看時，下面已經有三處起火，已燒着了十幾間草房，可是裏面所住的山民，除了着火的房屋前，有二十餘名壯漢，把已然燒的房屋相連之處，折斷之後，再不去管他，站在那裏好像看熱鬧似的，并且下面這山村中，其餘的人家，燈火盡熄，鄧子敏看着好出生疑心，忽然偏看東北角一片房屋前，突然有濃烟湧起，這次却發現了從那房屋後面，飛起了兩條黑影，向那懸崖峭壁上逃去，這分明是放火之人，可是這兩條黑影才到半腰，突然從那崖壁藤蘿蔓草中，有人連聲喝打，跟着嗖嗖的竟從裏面發出弩箭，向那條黑影射去，這一來居然把那兩條黑影迫下懸崖，落到了下面，可是從那將要起火的草房中，連着發出了幾件暗器，也向這兩條黑影打去，這樣一來，鄧子敏和老莊主才知道這裏早有隄防，並且預備的手段，也是十分厲害，遇到變故時，居然全能這麼沉機應變，絲毫沒有自相擾亂的情形，這兩個夜行人

竟自翻下谷底後，已經全撤出兵刃，反轉身向正北這邊衝過來，向崖腰上一縱身時，却自高聲喊道：「我們是到這裏訪好朋友的，怎的竟這樣瞧不起我們，趁早招呼姓沙的出來答話，我們對他決無惡意，我們既然到了這裏，你們擺下這點陣勢，難道就能阻擋住好朋友麼，這兩人相隔不到丈餘，全已經竄上崖壁三四丈高，在他們發話中，靠東北角山崖的下面，一排亂樹叢中，有人喝叱道：「我們一般老百姓們，隱居這裏，跟江湖道中無恩無怨，無故的侵擾我們這裏，你是自找難堪，這裏漫說沒有姓沙的，就是有也不會見你們這般惡徒，還不趕緊退去，」立刻弓絞響處，又是幾條箭射出來，這兩個夜行人，一邊用掌中兵器撥打着，連連縱躍，竟自翻上了懸崖，這時老莊主安世義見這兩個夜行人，已經退出來，才要撲出去攔截，他們不叫退去，忽然身後竟自有人低聲招呼道：「老朋友，請你暫時不要對付他們，羽黨尚多，收拾他們總要給他個一網打盡，留這兩個沒用的東西有什麼用，」安老莊主一回頭，身後站定一個身高六尺，黑面虬髯，目光灼灼的壯士，這時鄧子敏相離不遠，也縱身過來，却低聲招呼：「老沙，你還算不錯，早有提防，後谷還沒被他們搜尋到麼？」現身的正是鐵沙掌沙天龍，却向鄧子敏一擺手，不叫他說話，却用手向偏着西北懸崖角上一指，沙天龍頭裏縱躍如飛的引領着，完全從深林茂草中，隱蔽着身軀，撲奔到西北角，可是他才從崖角一轉身，一片亂草中有人騰身而起，竟向他身上撲去，沙天龍口中喝叱了聲：「大胆狂徒，也敢動沙老師傅麼，」身軀向左一轉，已經盤旋過來，「黃龍翻身」式，橫推八卦掌，向暗襲過來的人擊去，可是鄧子敏也縱身趕到，很着急的低聲招呼，別動手，自己人，沙天龍從旁一縱身，現身襲擊的，却正是小俠安榮跟隨他身旁，劉漢英也趕到了，鄧子敏急忙招呼着道：「全是自己人，沙老弟你趕緊引

路，韓師傅在那裏？金郎可會出來？」沙天龍道：「我不叫金郎現身，韓師傅現在谷底，隨我來。」沙天龍在頭裏，縱躍如飛的引着路，仍然從那懸崖下藤蘿荆棘隱蔽着的祕密小徑，直撲谷底，沙天龍往谷底一着脚時，口中却連續發出輕微的哨聲，正是爲的招呼着自己所按下的伏椿暗卡，不要傷了自己人。老莊主多臂熊安世讓，看到這裏佈置的情形，十分讚嘆，沙天龍和韓鏢全是江湖中的好手了。隨着沙天龍竄到一片民房，撲奔了貼近北山壁下，突然從一排石屋的屋頂上飛縱下一人，往沙天龍身旁一落道：「沙師兄，這全是誰，衝入我們谷中的可全收拾了？」鐵沙掌沙天龍低聲道：「韓師弟，你看這位可認識麼？」韓鏢聽到沙天龍這一說，立刻往前湊了兩步，竟自猛撲向捕頭劉漢英面前，往地上一跪，悲聲招呼道：「恩兄，你可想死小弟了！」劉漢英忙拉住韓鏢道：「賢弟，匪黨已侵入衡山，語言謹慎，我們居然有今夜之會，你不喜歡麼！」韓鏢這才站起遂和沙天龍把衆人讓進了石屋中，老莊主安世讓和孫兒安榮，全站着少鏢頭蕭金郎，老莊主忙向九現雲龍鄧子敏問：「蕭金郎在那裏？」鄧子敏道：「這個谷還不算楓樹谷，楓樹谷尙在後面呢。」沙天龍也說道：「因爲賊黨尙沒退出五指峯，所以現在還不準立刻領老莊主到後谷，少時佈置好，再到後谷吧。」鄧子敏忙給老莊主祖孫二人和大家引見了，韓鏢這時竟如流浪無依之子，又投入慈母懷中一般，滿臉熱誠，拉住了劉漢英的手，唏噓說道：「恩兄，小弟入楓樹谷一幌十餘年，恩兄你可老的了，恩兄竟因爲小弟我帶累的飄流各地，有家難歸，害得你後半生不能夠再取功名事業，小弟我罪孽實深，我真想不到恩兄竟會跟鄧老師遇合，這真是天緣了。」劉漢英慨然說道：「賢弟你竟能够心志堅定，十幾年把武功煅煉出來，再入江湖正是你出頭之日，愚兄我總算眼裏沒看空了，等着把蕭金郎的事辦

完了，倒要轟轟烈烈的在江湖上闖一番，尚不算晚。」韓震道：「我倒沒有多麼大的想頭，只要教我韓震能够重返故鄉，把我亡母的靈柩移葬入我們先塋中，我就於願已足了。」老莊主安世義道：「韓師傅，你如此存心，天必護佑，教你如願，」韓震道：「但能托老前輩的洪福吧，」說話間那老莊丁進來獻過茶，韓震出去看了一番，沒返回來，向沙天龍道：「沙師兄，谷口四週把守的弟兄全在嚴密佈置好，諒匪徒未必就能侵入，我們何不趁返時請大家到後谷細談，」鐵沙掌沙天龍點點頭，遂陪同着老莊主多臂熊安世義，捕頭劉漢英，小俠安整，一同走出石屋，順着石屋後走上那條密密磴道，穿過那洞口，進入楓樹谷中，蕭金郎更因爲外面已出事，只是沙天龍，韓震全不準他出去，急的他在楓樹谷中來回轉着，此時見沙天龍等全從洞口出來，蕭金郎迎着招呼道：「沙師父，外面怎麼樣了？」可是他一眼望到還有面生的人，更看見一個年歲比自己小的少年，便趕快湊進韓震面前，低聲問：「這全是誰？」韓震低聲告訴他：「這是樂善山莊老莊主多臂熊安世義，那個少年是老莊主的孫兒。」說話間，這般人已竟走下了那段斜坡，蕭金郎趕快向那老莊主行着禮道：「小姪蕭金郎拜見。」說着話，行下禮去，老莊主安世義忙用手攙扶着蕭金郎道：「少鏢頭不要這麼客氣，老朽不敢當。」這時安榮也轉到頭裏，向蕭金郎說道：「這位就是蕭少鏢頭麼？小姪久仰了，」蕭金郎忙抱拳拱手道：「少莊主可別這麼稱呼，我這點年歲那敢妄自尊大。如不嫌棄，還是兄弟相稱吧！」一邊說着話，一同往裏走着，够奔東山壁下那兩間石屋，一同走到裏面，大家落坐之後，九現雲龍鄧子敏向沙天龍道：「師弟你怎知道今夜匪黨前來攪擾楓樹谷？」沙天龍答道：「還是我這韓師弟盤查五指峯一帶，竟自見着了兩三個綠林道，韓師弟聽他們背後言，才知道他們有意搜尋楓

樹谷，雖則尙沒判明這綠林人的來意，已然猜測着大約是那香山四煞前來搜尋少鏢頭，我們這才盡力的佈置一切，想要捉獲他一兩個，細細審問他們，那知所來的人，個個俱是綠林中好手，只於是把他們擋出去，沒容他們親入楓樹谷，那知鄒師兄等，竟在這時趕到，依我看來，所來的匪黨，是想對付我和金郎了，只是個稱地方，十分隱密，怎會被他們這麼容易找到，這可怪得很了。「鄧子儼慨然說道：「此次宏達鏢局舊日仇家死灰復燃，再圖報復，任憑誰也萬想不到，事隔多年，他們還要對鐵獅王的遺族再下毒手，這次我從衡山趕奔廣州，原爲是偵查雷州二醜等這般匪黨的下落，那知道他們是胆大包身，形蹤不止於沒隱密，反倒在香港四煞所盤踞的壕子窿立起天南綠林道的總舵來，雷州二醜楚璧，樊壯竟以綠林盟主自居，在香山總舵作了總舵上第一把交椅，連那嶺南七弟兄也全歸附到天南總舵，甘心受他的指揮，我趕到廣州之後，得着一切的消息，並有宏達鏢局舊日的血心朋友們，安心爲鐵獅王復仇，所以在南海縣立了雙勝鏢局，爲的是借爲這種地方召集一般同道，我跟劉漢英老師父遇合到一處，投奔到雙勝鏢局，夜探香山，險遭毒手，可是準知道雷州二醜算是在香山站住了脚步，不過這兩個惡賊手段十分惡辣，他已經隄防到我們要對付他，竟自先行下手，把雙勝鏢局給挑了，幸虧是大力神杜雲崖杜老師的令師樂善山莊安老莊主拔刀相助，這一般朋友們全到了渡仙洲，因爲事情緊急，無法遲延，雷州二醜步步逼緊，決不容你稍緩，我們已經散俠義帖，請天南一般同道們出頭相助，和雷州二醜等一決最後輸贏。一面打發人趕奔衡山，給師弟你送信，請你趕奔南海縣渡仙洲動手復仇，可是下書人已被匪黨跟蹤上，書信被他們得去，知道師弟你和金郎的下落，可是事情還算湊巧，趙子手趙龍中途和下書人住在一個店中，匪黨們下手全被他偵知，他趕

回了南海縣渡仙洲報信，我們這才一同起身，趕奔衡山，因為雷州二醜他知道大禍就在目前，認爲金郎和蕭夫人全隱匿在衡山五指峯，他竟用聲東擊西之法，一面遣人擾亂渡仙洲，一面却率領得力弟兄趕奔衡山，連雷州二醜楚驤，樊莊全親自前來，我們也只好把所有的人分散開，晝夜兼程而進，如今已經是我們最後和雷州二醜分生死存亡之時了。「沙天龍聽鄧子敏這一說經過的情形，憤怒十分，恨聲的道：「原來如此，雷州二醜這麼對付我們，他是自趨死路，天理尚在，江湖的正義猶存，若再容他這麼作惡下去，也叫人太灰心了，很好！我倒很盼雷州二醜親自前來，十幾年的舊賬，和他清算一下，也倒痛快。」

第三章 楓樹谷設計鬥強敵

說話間，沙天龍又出去看了看，回來時向鄧子敏等說道：「現在所有手下弟兄們被派把守五指峯一帶，反倒安安靜靜決沒有匪黨們再往裏面侵入。」老莊主安世義道：「恐怕他們已經知道這裏的接應已到，反倒不敢冒然動手。大約他要在白天明五指峯一帶出入的道路查明再行下手，」安世義說到這裏，更想起第二路出發的人至現在還沒到，並且他們道路生疏，入了衡山也不易尋找，萬一被匪黨邀劫，雖然不致於就落在他們手中，可是入五指峯恐怕要被匪黨跟綴上，這倒不能不好提防一下，鐵沙掌沙天龍道：「我們還是派人趕緊接應一下，還有那賴子手趙龍身帶鏢傷，那如不管他，倘若再落到匪徒們手內，定然要凶多吉少了。」九現雲龍鄧子敏點點頭道：「我也想還是接應一下爲是，我們這般人在天亮之後，全要趕奔五指峯下埋伏把守，只要匪黨們不顧一切，想要探查出入的道路，我們也只好動手收拾一個算一個了。」

「沙天龍道：『到現在這種情形，也只好不必顧忌一切，』韓震道：『我和這般匪徒們全十分生疏，在天明之後，我挑選十幾個得力的弟兄，扮成了獵戶模樣，明着在五指峯前下上卡子，不管匪黨們安什麼心慮，我們只不容他欺近了楓樹谷一帶。』老莊主安世義道：『我的意思現在動手對付雷州二醜，在楓樹谷有許多不利之處。據我想還是趕回廣州，集合我渡仙洲內，還有俠義帖所請的武林同道，趕到了時，也好借他們之力，這次既然和雷州二醜正式解決這場事，不能再留後患了，不把這兩個惡黨殲除，天南道上就沒有我們立足之地，所以我想着還是趕回渡仙洲爲是。』鐵沙掌沙天龍道：『老莊主這份盛意令人可感，不過這次對付雷州二醜和香山總舵一般匪黨，非比當年，我想着渡仙洲雖則有種種便利處，可是一個安寧之鄉，何必叫他變作了凶殺之地，這衡山五指峯頗具形勢之勝，香山總舵上一般重要的匪黨，若能真個全全趕到這裏來，也正好就勢在這裏把他們一網打盡，倒可以省却了多少事，我們先對付一下看看，這裏有什麼不宜之處，再遷從安老莊主之計。』老莊主安世義也不好勉强的非叫大家立時走了，韓震和鐵沙掌沙天龍以及九現雲龍鄺子敏全一齊趕奔五指峯上，偵查匪黨的動靜，尋找趙子手趙龍，和第一撥下來的鏢師，修萬勝，方庸，杜靈虛以及雙義鏢局的喬志遠，喬志遠，摔碑手紀紹棠，賽上飛鴻紀瑤貞，佛崗山飛雲嶺楊世義，楊世澤以及夏逢霖，何元太。這三人走後，少鏢頭蕭金郎和少莊主安榮兩人聚到一處，相見恨晚，彼此談論起武功造就，安榮的功夫上不如蕭金郎，可是水面上蕭金郎是一竅不通，安榮許下金郎只要重返天南，定要把金郎接到渡仙洲，自己要教給金郎練習水性，工夫不大，已經五更過後，轉眼天明，鐵沙掌沙天龍先行回來，鄺子敏把趙子手趙龍也接進了楓樹谷，只有韓震到辰時左右才回來，向大家報告雷

州二醜所率的一般匪黨竟不知去向，把五指峯附近搜尋遍了，絲毫不見他們的蹤跡，這倒真是怪事了。鄧子敏向沙天龍道：「越是這種情形，越發令人可懼了，楚曠，樊莊這兩個惡賊狠心辣手，他已然到了這裏，決不肯善罷干休，我認爲他弟兄兩人定有惡謀，我們也得好好佈置一番，我計算着修師傅們無論如何今日總可趕到了，今日若是再不到，定然是中途有什麼波折，遭到匪黨的邀劫，襲擊。」韓震說道：「不管他怎樣，我們眼前先對付他們一下，我先帶着弟兄到上面搜尋一番。」說話間，韓震立刻趕奔前面，挑選十名得力的弟兄，各拿着獵具，立時奔五指峯搜尋匪黨，韓震帶領着弟兄離開楓樹谷之後，這一帶他的道路很熟，夜間他已經搜尋了一週，這時他帶着一般弟兄，齊奔了五指峯，偏東第五座峯頭，這是衡山最高之處，不過這上面沒有通行的道路，全是崎嶇鳥道，上着很不容易，這一般弟兄全是爬山越嶺慣了的，在韓震引領之下，攀升到上面，這裏可以把附近一二十里內一覽無遺，遂在這一一般弟兄們，居高臨下，拿看五指峯的四週，並且有人家之處，是他們夙所深悉，諒他們這般匪黨，決不敢投宿山家，仔細注意有着有人家的地方，可以隱匿蹤跡之處，韓震把這一班得力的弟兄，完全埋伏在五指峯頭，整整的半日光景，決決見匪黨一些蹤跡，這種情形看起來，可實在是認爲這般匪黨已經離開衡山，可是雷州二醜，那種窮凶極惡的行爲，決不肯知難而退，他們焉肯稍遭挫敗，就立時罷手，那麼他必然離不開衡山附近，韓震帶着這般弟兄們下了五指峯，在這五指峯旁，真個的打開獵，這般弟兄一個個矯健異常，全是久居山中的好手，對於追飛逐走，手底下十分俐落，不到一個時辰，已經打得不少飛禽走獸，韓震叫他們把形體較大的野獸，放到五指峯後，把那容易攜帶的，全用器械挑着，不向楓樹谷，反奔山口這裏走來，帶着這班弟兄

出了山口，直奔江邊，撲奔前面的這江岔子，也就是九現雲龍驛子敏臨來所過經的那個雙岔港口，韓震帶着他們，直奔那個酒館中走來，在韓震的計算中，雷州二醜等只要不在山裏潛伏，他沒有別處可以棲身，定然在這小鐵甸上落腳。他們到這裏時間很早，酒館中很清靜，並沒有多少客人，韓震叫弟兄們把獵具和所得來的山禽全放在門口，單挑了兩隻帶着活氣的野雁，交給僮僮，叫廚灶上給他們烹調下酒，告訴僮僮入山打獵得了很大的彩頭，大部份野獸已經運回去，請弟兄在這裏喝杯酒作爲犒勞，僮僮們對於這般人又敬又怕，殷勤伺候，因爲酒館中客人少，他們分兩處坐，有五個弟兄却在近門窗戶下圍着桌子坐下，窗戶支起，斜對着江岔子，江邊和水岔子這邊的情形，全可以看到，酒菜全送上來，這班弟兄得首領的犒勞，一個個興高采烈，暢飲起來，酒至半酣，忽然從江岔子那邊走過兩個人來，那情形是路經酒館門前，看到一堆獵具，和幾隻山禽野獸，這兩人全站住了，互相指點着，似乎對於打獵的事也很明白，不過兩人全是異鄉的口音，不是湖南的土著，內中一個操着兩廣一帶的口音，向他一個同伴說道：「老四你看着人家這才是真有本領的獵戶，人家不用鷹犬，全憑手底下的本領，這張硬弓，打獵的敢沒有敢用的，還有這悍虎又你看够多大的分量，多厲害的野獸也禁不住這一傢伙。」他們說話時，正是韓震手下這五個弟兄所坐的這個窗戶外，忽然這人往窗口這邊湊了湊，向裏面問道：「老哥，可是剛從山裏出來吧，這獵戶中一個叫郝勇的答道：「不錯，我們剛從山裏出來，老哥不是本地人吧，聽你的口音好像是兩廣一帶，不過你的話還可以聽得懂，老兄定然是常走兩湖一帶吧？」這人點點頭道：「不錯，我是廣東省的，整半在湖南湖北作客，經商，這一帶可跑了有些年了，正好我想起一件事，這還真巧了，我有一個朋友，他就在這衡

山東峯一帶住，我們想去找他，因爲山裏地勢太大，道路又生疏，一個找不到白吃辛苦，白就誤工夫，老兄們是常常進山打獵，道路一定熟了，這五指峯進山口有多遠，是不是有三四十里路？」郝勇搖搖頭道：「沒有那麼遠，山口走進一二里路，就能望到五指峯，大約也就有十幾里罷？」那客人說道：「老兄可知這這五指峯附近有多少人家住着，小地名兒我們記不清了，只記得他說過，就住在五指峯後是一個山谷裏面，那裏有許多人家，老兄你可知道麼？」這郝勇一聽他這麼問，立刻故意的皺着眉想了想，向這客人說道：「莫非這個地方叫楓樹谷，對不對。」客人拍手道：「對極了，我真糊塗，其實他當初說的很清楚，隔了一年多，竟全忘得一些記不起，老兄這楓樹谷離着五指峯還有多遠？是靠那一面？」郝勇道：「客人你還幸虧是問我，恐怕問別人決不會知道，這楓樹谷是個很難找的地方，那裏住着幾十戶人家，不過那裏住的人可十分警扭，他們是自耕自食，整天除了在谷裏邊耕地操作，任什麼不懂，外人也沒有和他們來往的，你的朋友怎會住在那種地方。」那客人搖搖頭道：「當初他對我說，他們那個小村落中，沒有一個沒本領的人，手底下還會個三招兩式的，大約他們有個首領，很有本領，在楓樹谷住着，外人決不敢隨便往那裏多走一步，老兄你到過他那谷裏沒到過？」郝勇道：「這我可不敢隨便說了，住在那種地方，全形同野人一樣，誰肯上那種地方去，老兄你進山時，再打聽打聽，或者有比我們知道多的。」這人道了聲謝，立刻帶着他的夥伴離開酒館，郝勇見他走出十幾步去，故意的扭過頭來，向同座的弟兄說道：「這個人真討厭，就誤了我好幾杯酒，來呀，咱們痛痛快快連喝它三大杯。」這時韓震在裏邊已經聽了個清清楚楚了，早悄悄的湊到窗邊，隔着窗戶向外仔細的看，見那兩人順着江岔子往西走下去，直奔那鎮甸中，韓震向手

下弟兄招呼了聲：「你們不要動，在這裏等候着，那人所奔的地方，大約是陶家營，你們在窗口這邊正可以望到鎮甸口和江灣，只注意着來往的人，有奔鎮甸裏的，或是從鎮甸裏出來奔外嶺一帶去的，只要看着不像是本地人，你們可以跟下兩個去，看看他們究竟奔什麼地方。」弟兄們答應着，韓震匆匆走出酒館，直奔陶家營鎮口這邊，這時那兩人已經走進鎮口裏面，韓震望了望附近沒有可疑的人，腳底下放快了，直奔鎮甸口向裏走來，這陶家營是附近江灣水碼頭重要的地方，內河所來的船隻，至此爲止轉運的貨物，全起運到江船上，所以陶家營的鎮甸不大，倒有三處店房一條街道上，買賣也十分火熾，韓震望到那兩人貼着街道邊上，往北走出有半箇地，竟自進了一家店房，韓震不敢跟的過緊了，好在已經看到他們落腳的所在，在街道旁略沉了一刻，來到店房附近，見這家店房子就是三元客棧，店門口不斷有人出人，韓震走進店門，伙計迎着問道：「客人可是住店麼？」韓震恐怕露了形跡，含糊的答應着，我到櫃房裏問一點事，趕緊走進櫃房中向裏面管賬的先生打着招呼，道了辛苦，向這管賬先生說道：「方才剛進去的兩位客人，我看着很面熟，可是沒敢問，恐怕認錯了人，招人家的不痛快，那二位可是姓侯，姓柳麼？」韓震是故意這麼問，那個管賬先生怔了怔，又想了想道：「你說是剛進去帶着廣東一帶的口音那兩位麼？不對，你認錯了人，沒有這麼二位，人家是採辦綢緞的商人，頭裏那位姓趙，後邊那位姓胡，可是他們還有同來的客人，叫伙計領你到裏邊看看不好麼？全是新來的客人，我們也說不清楚，」韓震忙答道：「太給老板添麻煩了，是我認錯了人，大約他們不住在你們這裏吧？」韓震方要轉身，那賬房先生却說道：「客人你看着這二位也是他們一道的客人，」韓震微一回頭，見從店門外走進兩人，兩人這身形全是一樣的矮小，長得

相貌奇醜異常，一臉的凶狠暴戾之氣，韓震心中一動，對於這兩人十分疑心，遂向管賬的先生搖搖頭道：「不對我不認識，可是也真怪，雖然不是我的朋友，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這也難說了，長在外面跑的人，那裏全許會上，沒交過談，再遇上當然顯着面熟了。老板可知道二位姓什麼？」管賬先生微笑着說道：「你還算問着了，別人我還記不真切，唯獨這二位相貌各別，我倒記得很清楚，一個姓楚，一位姓樊。」

韓震向這管賬先生拱拱手，說了聲：「打擾了！」立刻出了店房，向店門外走，這時却從店門外走進一人，走路很慌張，韓震趕忙往旁一閃身時，這人的右肩正向韓震的身上撞來，韓震比他高着半尺，趕忙一恍身，上半身向左一帶，就這樣也撞在右肩上。韓震決沒防備到此人的力量這麼大，踉蹌倒退，脊背倚到櫃房門旁的牆上，算是把身形挺起，韓震覺得這條右臂疼痛異常，自己不禁心驚，若在被他撞在了一云台六」上下，自己非被他撞傷不可，猛然醒悟，此人是故意和自己為難，抬頭一打量此人相貌，也是十分各別，面色白中帶青，眉梢眼角全往下垂着，尖鼻子薄片嘴，要在黑夜遇見他，真疑心是喪門吊客現形，這時見他也用右手按着右眉頭，皺着眉頭向韓震看着，韓震往前一上步，怒聲說道：「你這人是怎樣走路？眼長在那裏？怎麼竟往人身上撞！簡直你是存心為難。」這人却往後倒退了一步，嘻嘻冷笑着道：「眼長在眉毛底下，不會挪了地位，我不說你走路慌張，反倒問起我來，你若把我撞傷，我一家老小全得歸你孝養着。」韓震怒地一聲：「你還敢開口罵人。」一揚手一掌向他臉上打去，這人呦了一聲，一恍身，韓震這一掌竟自打空，這人又往後一退步，已退出店門口，竟自向韓震招呼道：「你們這個地方真霸道，欺負我們外鄉人，伸手就打，你出來。」韓震一掌打空，心知此人頗有本領，自己因為被他撞的可疑，故意

的動手試試他，自己跟着往前一縱身，口中罵道：「我看你這吊死鬼太不講理，我要見識見識你是幹什麼的？」身形欺到他近前，右手又向他面門上一揚，左掌往下面穿出，劈胸打去，因為自己的右臂被他撞得還在酸疼，所以右掌橫劈出去，也用了八成力，這個怪相的人，往左一扭頭，身形却往右邊一閃，口中說着：「打架你還未必成。」他竟自左掌往起一翻，向韓震的腿子上橫切過來，韓震見他竟自還招，掌一翻上來，就是「望絲劈腕」自己趕忙把右臂往下一沉，大肩頭向左一甩，身形橫過來，右掌往大臂下穿出去，橫身劈掌，向他肋上打去，這人脚低下一滑，一轉身，已經把韓震的掌風閃開，身形好快，已轉到韓震的右肩頭後，竟自探右掌向韓震的腦後擊來，韓震知道遇見了勁敵，這時候街上人已經立刻一陣嘩噪圍攔過來，韓震右腳往前一上步，一個「霸王卸甲」式，身軀反撤回來，雙掌往自己胸前上一抖，向他腕子上猛打上去，這時忽從店門中竄出一人，正是方才進去那兩人中的一人，却往韓震和這吊死鬼一般的人當中一橫身，兩臂往外一分，口中說道：「值不得動手，別鬧笑話。」韓震的雙臂竟被此人一條左臂壓住，往外一推，韓震覺得此人這條胳膊上有極大的力量，自己竟倒退了兩步出來，可是和自己動手的那個，也被此人給推出一步去，這人竟自往當中一站說道：「你們二位有什麼過不去的？爲何致於在衆目之下，就這麼動手。」韓震覺得這人手底下功夫十分厲害，看他的神情像貌，已經認出來這是雷州二醜之一，遂往後又退了一步道：「這位老哥你出頭了事，固然是番好意，不過他太不講理了，險些把我撞倒，還要口出不遜，分明他仗着手底下有些功夫，就要這麼橫行霸道，別忘了這是有王法的地方，他這麼欺負人不成。」這人哈哈一笑道：「老兄你也太認真了，失神碰了一下算得了什麼？何致於動手動脚，看在我的面上，

各走各的路罷！」韓震冷笑了一聲道：「我若是再和他究竟，顯得我太不懂面子，現在算是瞧在老兄的面，我吃了虧，挨了罵，自認晦氣，不過兩座山碰不到一處，兩個人可還有會上的時候，他若是好朋友，就敢和我說真名實姓，我想一個在江湖上的朋友，決不會更名改姓。」說到這，扭頭向着那個吊死鬼似的招呼道：「喂！朋友我要領教你尊姓大名，咱們別處遇上也好打個招呼。」那人却狂笑一聲道：「大丈夫決不會更名改姓，走到天邊上也是姓阮行二，相好的你也有真名實姓麼？」韓震道：「我姓韓，叫韓老五，吃獵之飯，打個山貓野獸的，那是爺們的拿手活，放開今天，你想找我就在這衡山外嶺幹的是野行當，可是有家有業，不服氣隨時的找我，準能接得住你。」說到這，又換了一付笑臉，向這勸架人一拱手道：「謝謝老兄，叫你費心了，沒領教老兄貴姓？改日會上，不怕一杯冷水也算韓老五一點心意。」此人被韓震以前的話已經擊滿了，遂毫不遲疑的說道：「我姓楚，是個吃粗魯飯的人，常跑湖南這條道，弟兄們全叫我楚老大，朋友你到裏邊坐一坐麼？咱們再會了。」此人轉身進店，韓震頭也不回，從陶家營鎮口外走來，知道這人定是雷州二醜的楚璧了，他們既全落在這裏，決不肯走，這正是預備等候他手下黨的到齊，五指峯楓樹谷定有一場極大的凶殺惡鬥，好在他們全落在這兒，自己要趕回楓樹谷向大家報信。韓震走出了陶家營，直奔酒館，可是才出鎮口不遠，這道江岔是曲折的正順着一個轉灣後，和陶家營鎮口是斜對着中角，看到忽然望從鎮口中走出二人，他躲開官道，順着陶家營的邊上，脚下將走如飛，向一片莊家地邊上繞過去，韓震目光一瞬之間，已然看到了所出來的這人，正是和自己動手的那個人，暗中交代，還是活喪門阮義。韓震雖然自以爲沒露什麼形跡，可是這般匪盜全是久走江湖的，一個個精明幹練，詭計多

端，早已看出韓震的來路不對，可是在動手之後，翻回店內，他們黨羽中兩個蹲盤子弟兄也到來，向楚驤，樊莊報告，江岔子那邊酒館中那殺獵戶，行動十分詭密，夾路十分可疑，楚驤已經認定了這是衝山五指峯下來的人，仍然打發活喪門阮義雲跟蹤他們，看看他們是否回轉五指峯，韓震這時已到了酒館內，手下弟兄全在這裏提心吊胆的等候首領回來，韓震也因為雷州二醜已然親自趕到，更聽沙天龍，鄧子敏說過，他們萬惡的情形，並且十分厲害，遂也加了十二分的小心，到了酒館中對於在陶家營三元店前看出匪徒的黨羽們已到，不敢在這裏向弟兄們說了，恐怕這酒館中尚有雷州二醜的羽黨，招呼齊弟兄們用過了酒飯，立刻起身，各把獵具拿起來，順着江邊奔山口，走到山口附近，只見靠道旁邊一個窩破，上坐着一個種莊稼地的，一身藍布短衫褲，一頂馬蓮坡的大草帽壓到眼眉下，雙臂抱攏，低着頭已然睡着了，也看不清他的面貌，這般獵戶們順着山口進來，韓震吩咐弟兄們一路留神，山道上遇上行人要十分注意他，倘若看出路頭不對，我們就動手收拾，弟兄們答應着，往山道上走了有二里多地，正轉向一條極長的道路，這時有一個弟兄，一回頭望到了靠山口那邊，突然有人從高處縱起，一縱身就是兩丈多高，正落在左邊的山壁上，可是後邊一個人跟蹤撲上去，這個獵戶招呼：「首領你看那裏可有人動上手了。」韓震順着他手指處望去，果然有兩人正在山道口那邊候起倏落，此時已然辨別出正是方才坐在山口旁那個莊稼人，韓震心中一動，自己認為十分疏忽了，入口時還在囑咐着手下弟兄們，注意着在山道裏面來往的人，怎麼那個莊稼人竟輕輕放過，遂向弟兄們說了聲：「你們在這裏等候，我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韓震一下腰順着山道邊上樹木底下如飛疾馳，向山口這邊趕來，只是雖然看得見，要走這麼長一段路，也得要半盞茶時，韓

震才翻下兩段山坡，突然從那山道偏南邊一排亂松後面飛縱出一人，奔韓震撲來，韓震趕忙往後一退，可是眼中已然看出，正是那個農人，趕到往自己身邊一落時，韓震驚叫道：「原來是劉老呀，你改變形裝我竟不認識了，山口那邊和你動手的是誰？」這時劉漢英說道：「韓二弟你這太過於疎忽了，怎麼在這時帶着這麼多弟兄還回五指峯，竟這麼疎忽大意？那雷州二醜手下得力的人笑里藏刀阮仁，活喪門阮義，已經全跟綴下來了，他們分明是要綴着你到五指峯，怎麼你絲毫不覺查？被我把他兩人全攔回去，這兩個匪徒手底下很有功夫，并且輕身術也是非常的健練，他們定是因為正在白天不敢過分的放狂，我和他們才一交手，竟自先後逃走。怎麼樣？可換清了賊黨們潛伏在那裏？」韓震道：「我還算沒白跑這一趟，他們果然沒離開衡山附近，就在陶家營三元店落住了脚，雷州二醜楚璧，樊莊全到了，照這樣情形，恐怕今夜定是要趕到五指峯，楓樹谷，和我們一拚了。」劉漢英點點頭道：「這也很好！我倒很盼他們不回香山總舵，雖然他得力的羽黨全下來，這一來我們比較着佔了許多便宜，咱們緊趕回楓樹谷，和安老莊主，鄧老師計議一番，今夜我很想不等他前來，出其不意的到陶家營三元店去拘他。」韓震道：「恩兄現在我跟你要求一件事。」劉漢英聽韓震這種話說的離奇，遂問道：「兄弟你有什么事只管說，你我提的到什么要求。」韓震道：「十幾年來，我在楓樹谷苦熬了這些年的歲月，居然我盼得有了今天，這總算是恩兄你一手成全，我好像兩世為人，到現在我一心想重作一番事業，好把我過去的罪惡竟會洗刷盡了，也不枉恩兄你提拔我一場，可是竟讓我離開楓樹谷走入江湖，完全安心歸了正道，可是江湖上想成名露臉談何容易，那決不是妄想能得到的，我得遇到鐵沙掌天龍羅金郎，這是我意外的收穫，現在遇到了這種機會，正是我

出頭的日子，我不能在這種時候掙扎一番，在這般成名的老師父的面前，掙出個「萬兒」來，我錯過這種機會，再沒處去找二次，香山總舵一般匪黨們，全到了這裏，並且他們早晚必到楓樹谷，決說不過一場凶殺惡鬥，我不趁這時在一般老師傅面前走個前步，我還等什麼？恩兄你要答應我，我今夜要單人獨騎到陶家營三元店着機會下手，能把雷州二醜除了，我的臉露足了，即或除不了他，好歹我也料理他幾個羽黨，叫鄧老師沙老師和新到的一般人，看看我究竟還够的上武林同道四個字，恩兄你看這件事我這麼辦對不對？」劉漢英搖搖頭道：「兄弟你可不要這麼莽撞，你雖然十餘年來未入江湖，可是過去你總是江湖道中人，你也應該知道綠林道中很有些能手，尤其是香山總舵下來的這般賊黨們，個個全是兩廣一帶的綠林能手，哥哥我已經嘗試過他們的手段，以九現雲龍鄧子敏那麼厲害的武師，他全不敢個人去動手，敵人的厲害可想而知，兄弟你是一個有志氣的朋友，你這幾年沒在楓樹谷白呆下來，更兼你跟沙老師一處，尤其得到極大的益處，你的武功造就和十年前有天地之隔，本領固然鍛練的有了極深火候，不過我決不是瞧不起兄弟，真若是說你就能够在江湖上揚威立「萬兒」，還得經過多少風波險阻，不是容易事，這次我們從廣東南海縣晝夜趕了來，所怕的是什麼，你和沙天龍，蕭金郎全不是沒有本領的人，但是鄧老師因為雷州二醜所結納的一般盜黨們，全是兩廣一帶成名的綠林名手，你們三人決對付不了，連安老莊主以及所請朋友們全趕了來，這正是預備全付的力量，對付這般扎手的敵人，你現在要冒險和敵黨一拚，我不能說你不對，這正是武林道中人所應該作的，我們得度德量力，不能勇一之夫，來辦這種事，你若是自己夜將陶家營三元店去對付雷州二醜等，何必毀在他們手內不可，咱們是知己的弟兄，不能辦出那種冒昧愚蠢的事來，

只要你肯盡全力幫助着鄧老師們，把雷州二醜等全制服了，那也就很够英雄很够朋友了，千萬不必存這種心意，眼前的事還不明白麼？動手就在目前，雷州二醜等在這一帶不是他力量所及之處，他也不敢儘自在這裏耽擱下去，何況楓樹谷這裏所住的人，這些年來雖舉你作首領，既然這裏和雷州二醜因在仇視的地步，他們不能分誰是賓誰是主，連這楓樹谷安善良民也要遭受到池魚之殃，你正應該好好的佈置一番，不要連累了他們才是，真若叫他們死傷在匪黨手內，你不覺問心有愧麼？」劉漢英這番話說的韓震啞口無言，低頭不語，一邊隨着劉漢英往前走，他自己可是暗打主張，已經走到五指峯附近，這裏已經有楓樹谷派出來的弟兄把守瞭望，韓震到了近前從一株巨樹後轉出一名弟兄，向韓震行着禮道：「首領你回來了？」韓震道：「可曾見着什麼動靜？」這時這名弟兄方要答話時，從他隱身的那株樹後，竟自有人一探頭道：「這裏有什麼動靜，這又沒有垛子窰開山立櫃的，你們說的全是什麼話？叫人聽着怪扎耳朵的。」韓震往前一縱身，喝問道「你是什麼人？」竟向樹旁撲去，可是韓震從右邊撲過去，那人却從右邊轉過來，劉漢英也揉身而進，和樹後這人正走個正對面，劉漢英向這人雙掌便打時，此人雙掌一翻，向劉漢英的腕子上一按，這人原帶着馬蓮坡大草帽，低着頭出來的，這時猛一抬頭，說了聲：「怎麼發財不認識老鄉親真好意思動手麼？」劉漢英把手往下一垂，哈哈一笑道：「計老師傳你這真是過於取笑了。」韓震也從樹後追過來，正要用「虎撲」式向前猛撲，可是聽得劉漢英笑聲，忙把式子收住，原來這人竟是第二路下來的揮手計紹棠。韓震趕忙向前向劉漢英問道：「是誰？」劉漢英道：「賢弟你多見識幾位成名人物。這是名震大河南河北老師傅計紹棠。」隨又向計紹棠問：「怎麼令媛沒跟來麼？」計紹棠却抬頭招呼道：「貞兒

你快下來罷！」樹上枝葉唼啞一聲，從上面飛墜下一條藍影，往地上一落時，一長身劉漢英見正是塞上飛鴻計瑤貞，心中暗笑，這爺兒兩出名的是難惹難纏，來到兩種地方一露面就弄出這種玄虛來，不過知道這父女二人一到，對於對付雷州二醜這一般綠林扎手的人物，有極大的幫助，彼此分別見禮之下，便給韓震引見過，劉漢英間起隨着計老英雄父女一同來的他們全在什麼地方，捧碑手計紹棠道：「我們一路上來也和香山總舵一般匪黨們會上了，因為大家在一路同行，恐露形跡，這才分散開，大約夏逢林，何元太以佛崗山飛雲嶺楊氏弟兄，他們至遲晚半天必到，雙勝鏢局喬志遠，喬志遠他們跟綴上香山總舵的瓢把子雷州二醜，現在大約就在陶家營臥底，要探查匪黨的動靜，香山總舵這般匪黨，這次傾巢出動，他們重要的人全到了，這次和他們作對手，定有一番熱鬧的戲好唱呢！」劉漢英點點頭，韓震道：「我們在這裏不便久立，請計老師傅隨我們一同入楓樹谷，安老莊主還在等待兄弟我探查的信息。」這時捧碑手計紹棠用手向五指峯南一條山道上一指道：「劉師傅你看大約我們自己人到了？」劉漢英，韓震順他手指處一看，果然在山邊山徑隱隱約約有一行人影，時時的借着林木隱蔽着身軀，向這邊疾走過來，劉漢英趕緊迎上前去，果然這來的是四個人，正是西江夏逢林，何元太，飛雲嶺的楊士安，士澤弟兄四人，劉漢英打着招呼，這四人走向前去。夏逢林含笑說道：「劉老師傅竟能未卜先知，怎會竟知道我們這時趕到，這倒省得我費多少手脚。」劉漢英道：「北派老師傅計紹棠父女將將的來到五指峯和我們相遇，他算計着夏老師們也就是在今日準能趕到五指峯。」這四位老師傅會合在一處，韓震引領着一河入到谷底，現在這楓樹谷已經層層佈置，沿着楓樹谷的四週全有人把守着，韓震更在引領大家往裏走時，重新把所帶的弟兄全指點着叫他

們潛伏各處監視着入楓樹谷的要緊道路，這般人隨着韓靈，劉漢英從懸崖峭壁上一條捷徑來到底谷，穿着小村從山洞中到了後面，老莊主安世義等全得着韓靈手下弟兄的報告，第二路所下來的人趕到了，全在洞口迎接，把大家讓進石屋中，這後谷只有兩間屋子，現在十幾位老師傅全集合這裏，頗有人滿之患，九現雲龍擲子敏給沙天龍，蕭金郎全挨次引見一過，蕭金郎看到這些位武林前輩們，全不辭辛苦千里奔馳，趕到衡山爲了自己的事，肯這麼拔刀相助，見義勇爲，不由感謝十分，容大家坐落之後，蕭金郎站在當中，向上恭恭敬敬的一拜道：「老前輩對於小姪這麼仗義幫忙，不畏香山總舵一般匪黨的厲害，趕到衡山助小姪報父仇，小姪有生之日，就是感恩戴德之年，仗着老前輩的洪福，咸望能把這般匪黨們全剪除了，不止於先父先母隱靈有知，感恩不盡，小姪生生世世不忘大德。」說罷，跪下去向一般老師傅們叩頭拜謝，大家全站起來答禮，沙天龍却也站起來向大家拱手道：「諸位老師傅們從廣州南海縣千里奔馳來到衡山，義助我叔姪對付這般強敵，實在是俠義道中最難得的義舉，不過雷州二醜，此番從香山總舵傾巢而出，他居心之惡，實令人再難忍受，當年宏遠鏢局老鏢頭慘死在這般惡賊之手，若論起來幹鏢行的和綠林道結怨是極平常的事，勝敗死亡榮辱完全憑個人的本領在爭長短，不應該帶累一般武林同道們跟着担這種驚險，受這種牽連，可是宏遠鏢局自從出事之後，竟能激怒一般武林前輩們，全共同對付這般惡賊，正爲的江湖中有正義在，雷州二醜究竟和宏遠鏢局老鏢頭鐵獅王蕭宏結過什麼怨，我沙天龍今日全不忍言，我們江湖中所最忌的是什麼，雷州二醜楚璧，樊莊他們是圖謀的什麼，我沙天龍不忍出口，老師傅也當盡知，蕭夫人賂絳雲慘死苗疆，鐵樹岩，含冤地下埋骨異鄉，雷州二醜和鐵獅王蕭宏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蕭鏢頭已經

落在他們手中，還要對付他孤兒寡母，惡徒的居心，路人可見，慢說是鐵獅王蕭宏有子，應該爲他父母報大仇雪奇恥，就是我以這一般武林同道，也因為要爲江湖主持正義，誅此惡魔，所以大家肯仗義相助，不過此番雷州二醜所率領的一般兩廣一帶綠林匪盜，全趕到湖南，這般惡魔們十分扎手，這是不容諱言的，此次他們動上手，這才是真正不兩立的時候，不把這般惡魔全消滅了，我們也就休想逃開他們的手下，所以不能不下絕情施毒手，以生死相拚。我沙天龍從廣州保護着他孤兒寡母，逃了出去，雷州二醜那時已經撒出手下的黨羽，四下搜尋，跟蹤躡跡步步加緊，直逼迫的我帶着他母子逃走廣西苗山，那種苗蠻之地，豈是一個年輕的婦人所能去的地方，可是當時的情勢，我沙天龍人單力孤，蕭金郎年歲尚小，蕭夫人絡繹雲雖然也是名武師之女，但是他終是一個女流，又得保護蕭金郎，那能能付這般惡魔，只好逃進苗山，想不到風波再起，在苗疆中蕭夫人幾乎失節，可憐他被雙方逼迫，追趕得夜走荒山，身負重傷，雖有我和苗疆上義重鐵娃相助，但是蕭夫人病傷，在鐵樹岩竟自含痛而死，在那時身臨其境，看到蕭夫人斃命的情形，慘絕人寰，只得把她葬埋在鐵樹岩，那還講的起衣衾棺槨，只好埋在亂石炕中，苗疆上義重鐵娃竟自願爲蕭夫人守骸骨，我帶着蕭金郎逃出苗山，得這位好朋友劉漢英的指引，叫我投到五指峯楓樹谷，求韓師傳的照應，在這裏潛蹤隱跡，教授蕭金郎武功，我沙天龍是個奔走江湖的漢子，把我悶在這裏如同閨門秀女，什麼人見不得，還算蒼天見憐，蕭老鏢頭陰靈護佑，蕭金郎竟能够學得一身武功，年歲長成，更在這時得到鄧子嶺老師傅的信息，雷州二醜勢力越發鞏固，竟作兩廣一帶綠林盟主，我們認爲再遲延下去，這惡魔越發不好對付，何況蕭金郎也不能盡自在這裏隱匿下去，如今老前輩們全趕到這裏，只有借重大家的

力量，剪除惡魔，甚盼大家不要客氣，要怎樣下手對付這般惡魔，人多主意多，可以想一個完善辦法，決不能再留後患了。」鐵沙掌天龍這番話說完，復向大家深深一拜。九現雲龍鄧子敏，容得沙天龍落坐，自己也站起來，向坐上一位老師傅說道：「現在我沙師弟這種主張是十分對，諸位老師們不必拘束，有什麼主張，只管大家商量一下，我們現在實是不能再存絲毫和平解決此事的辦法了，雷州二醜等，他們所結合的是香山四爺，嶺南七弟兄，兩廣一帶水旱兩面綠林道，楚蠻，樊莊，尤其是心黑手狠，這次就看到他趕到衡山這裏，並且把香山總舵上所有的盜黨們，完全的派出來對付我們，手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只要動上手時，恐怕休想稍存忠厚了，我們所以也只爲有什麼手段，盡量施展，能够斬草除根，永絕後患，方爲上策。」這時摔碑手計紹棠說道：「依我看，現在有二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張網捕魚，我們在楓樹谷這裏，好好佈置一番，來一個捉一個，捉住一個殺掉一個，這可是得仗着韓師傅，把前谷所住的這般弟兄父老們，全得調度好了，能動手的人，調度他們應敵防守，其餘的人，竟全得叫他們離開楓樹谷前谷，免得被牽累上，徒自叫他們遭到賊人的毒手。第二條辦法，就是我們到陶家營，和這般賊黨們一拚，我們要早早的潛蹤隱跡，向陶家營三元店包圍，到時候一齊動手，那可各憑各人的本領，誰遇上什麼算什麼了。」多臂熊安世義點點頭道：「計老師傅，所說的這兩條辦法，原本全可以那麼辦，不過比較起來，似乎在前谷佈置起來，比較易於得手，那陶家營也是他們臨時寄宿的地方，太以散漫，並且和這般匪盜們動起手來，不敢準保出多少條人命了，我們這種事，到現在還不到驚官動府的時候，所以還是誘他們到衡山五指峯這一帶，我們可以放手去作，勿庸顧忌，然後就是擷出多少人命來，也易於處理，這楓樹谷人般老弱

，趁着白天把他們調出谷去，暫時寄託一個安全之地，我們佈置起來，等待賊黨們前來，以逸待勞，我們是主，他是客，我們佔着地利的便宜，更容易動手對待他們，依我安世義看來，還是這一帶好的多吧。」

雲崗山飛雲嶺的楊世安說道：「我看雷州二醜，這次傾巢而出，吾能够在此處把他消滅了，那真是大快人心的事，破出谷底這片山莊的房屋不要了，我們好好佈置一下，引誘他們到了谷底之處，我們能够退到後谷內，把洞口堵塞，用火焚燒前谷，把他們全斷送在火炕裏，這比下網還牢靠的多，對付這般惡徒，提不到什麼手狠心毒，我們還是這麼辦，比較着有幾分把握，叫這般惡黨們，遭到這種報應，才見出天理昭彰，報應不爽。」

捕頭劉漢英說道：「這種方法倒是宜於我們現時的情況，不過這般賊黨們，狡詐萬分，恐怕他們未必就上這種當吧。」

九現雲龍鄧子敏道：「楊老師，這種辦法我想很可以試一試，好在他們其中計不能中計，於我們沒有多大妨礙，我們所注重的就是雷州二醜，楚孽，樊莊，和香山四煞，那黑心無文豹，和火龍趙玉岩，嶺南七弟兄中的笑裏藏刀阮仁，活喪門阮義，這幾個惡魔真是萬惡滔天，但能把這幾個人誘入谷底，我們就不妨下手用火攻計試一下，到今日我們對付這般綠林匪盜，不止於是私仇，也是公憤，能除掉一個，還是爲江湖上減少一條禍害，韓師傅手下這般弟兄們，很有些個爲我們相助，挑選壯健手底下俐落的弟兄們，分佈在楓樹谷上面，四下要緊的所在，全是弓箭手，埋伏在深林茂草間，不易被賊黨發現之處，他們初闖進來時，不可去動他，只要等待着中谷火起來，我們繳倖能够得手，他們往外逃竄時，用弩箭打他們，五指峯前後所有要緊的道路口，回頭叫韓師傅畫出圖來，少時大家仔細認識一下，只要匪黨們動手不利，一有退出五指峯之意，我們先行抄着捷徑，頭裏埋伏下去等候他們，從那裏去那裏堵

却，總不叫他們容易逃出衡山，我想這麼對付這般惡匪們，誰不能一網打盡，也不致於再逃出多少人去了。」老莊主安世義點點頭道：「好吧，咱們就這麼辦，到時候要看看他們是明來暗來，倘若明來時，我們不必全數和他們會面，只由我和沙老師，蕭金郎，佟老師，鄧老師，杜老師，這幾位宏達鏢局主要的人物，和他們相見，說翻了動手，到時候我們按着原定的計劃，把他們困在谷底，四面火攻，鄧老師和韓老師，帶着這一般拔刀仗義的同道們，分佈在楓樹谷的四週，一面指揮着弟兄們焚燒楓樹谷底，一面切擊這般想逃出去的匪黨，再分派出人來，把要緊的道路口全守住，只要遇到賊黨們從那裏圖逃，那裏一面動着手，一面用信號報警，爲是讓別處把守的人好應援趕到，協助着捉拿賊黨，這樣雷州二醜總然手段厲害，也叫他落個一敗塗地。」大家商景過之後，就算決定了，照這樣去辦，趕到日色西沉時，雙義鏢局子的喬志達，喬志遠，已經到了，山把守五指峯前的弟兄，把這二位鏢師引領進來，這弟兄二人，他們是到陶家營去暗地偵查賊黨們的情形，竟能早來到，鄧子敏，沙天龍十分欣慰，請這二位鏢師落坐之後，伺候後谷的毛燕，給獻上茶來，鏢頭喬志達，向大家報告道：「我們趕到陶家營，因爲那地方，我們兄弟會到過多次，在陶家營的鎮甸西頭，還有一家福元貨棧，我們前幾年走鏢時，常常照顧他們，和掌櫃的們全有交情，我打發他客棧中一個極精明幹練的伙計，到三元店探查，他們全是同行，店中也有他熟識人，這種不落痕跡的打探，很容易知道詳細的情形。果然是楚璧，樊莊全到了，店中所住的一共有十一位，這時明來明去的人，竟有幾個，明看全是養船的，江面上跑生意的，到這裏投店後，竟自和他們暗通消息，這才知道他們是不止於十一個人了，這般人在口邊流露着，的確確是要到衡山和對頭一會，其中重要的人，已

然問出，不過他們只知道姓，不知道名，按着店家所探聽的情形，分明是嶺南七弟兄中六個人全到了，更有香山總舵的一般首領，還有幾個完全是廣西口音，從他們說話作事看來，那份窮凶極惡，三元店從老板那裏到小伙計，沒有不提心吊胆，恐怕店中被連累了，聽他們口風中，今夜必然要趕到衡山五指峯這裏，並且由那楚壁，樊莊指揮着一切，把所有的人分爲四路進攻，全已派好，所以我們弟兄二人，不敢過份的就攔，趕緊趕來，大家商量應敵之策，以免臨時措手不及。」九現雲龍鄧子敏道：「這倒叫喬師傅多辛苦了，很好，我們也在預備着今夜動手，他既肯到衡山來找我們，我們倒不用去陶家營三元店了。」老莊主安世義說道：「那麼我們在黃昏之後，請韓帥傳早早把前谷所住的弟兄們，全調度一番，要早早的辦，凡是留用的集合起來，派遣他們，沒有用的人立時出前谷，把他們安置在妥善的地方要緊，還有我們這般人也就照着方才所說的，除了由我領率着和雷州二醜會面，大家要按着指定的地方嚴密佈置。」商量好是由鄧子敏，韓震帶着一班弟兄專管把守前谷頂，指揮着用火攻的弟兄們動手，一面阻擋着賊人們往外退，劉漢英和西江夏逢林，何元太，帶領着十名手下俐落弟兄，把守在出前谷的那段要路口，那裏極容易埋伏，樹木多，草也深，有十張強弓硬弩，再加上三位老師傅們協助着弟兄，就讓他本領大也不容易就那麼闖出去，這次好在是沒有什麼牽掣，拿死的拿活的全是一樣，可是不論誰遇到了雷州二醜楚壁，樊莊，任憑把他們弄到怎麼殘廢，可要叫他們帶着活氣，也好用他們這兩個惡魔給蕭老鏢頭及蕭夫人，以及鏢局子所死的祭靈，由佛崗山飛雲嶺楊世安，楊世澤，帶着十名弟兄，分頭堵截，東西兩條山道，只准進不許出，由雙勝鏢局喬志遠，喬志遠和摔碑手計紹棠，塞上飛鴻計瑤貞，巡查楓樹谷四週，接應各路，在山口那裏

把守的人，可不要只於注重山道入口處，雷州二醜狡詐萬分，得提防着他要暗入五指峯，所以守山口的弟兄們，全要道跡熟，散佈四週，最好是發現他們已經闖入山口之後，容他們走開，用火藥旗花報信，四路接應的人，趕緊要分着把守住，出口的地方，分出人來，往那竄出去賊人的地方包圍堵截，這次我們多消滅一個惡魔，爲江湖道上除去一個禍患，雖然也是流血殺人，可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們反算多作一分功德事。事情也不能慮勝不慮敗，萬一雷州二醜手段高，他手下還有什麼厲害的人物，我們或者就許敵不住他，到那時楓樹谷不能守，我們可不能全散開了，大家要往一處集合，我們要以五指峯的中峯作爲集合之地，那裏我約略的相度過，只要有一人守在上面，任憑有多少人也不易再衝上去，那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們的人全集合在中峯，再商量善後的辦法，臨時也就不致於弄個七零八落。」老莊主安世義，把這番打算說完，所有武師們全深贊老英雄慮事週詳，經驗豐富，大家全沒有別的話說，只欲和雷州二醜一拼生死存亡了，韓震趕緊出去按照着安世義的辦法，把楓樹谷的前谷所住的老幼全送出去，所剩下的少壯有二十餘名，一個個全是年輕力壯，手底下俐落，韓震吩咐他們，預備乾柴火把，更令幾個能作爆竹的，把他們所存的火藥作成了二三十隻旗花，這前谷裏頂到起更前，一切佈置就緒。楓樹谷裏所住的這般弟兄們，因爲他們多年全是堅守谷中，自己仗着耕田而食，織布而衣，不和城市的人接近，養成了一種誠實樸厚的性情，全是赤紅的一顆心，對於韓震更是十分敬服，只要是韓震所吩咐的事，禍福均非所計，所以現在事情辦起來，十分順手，韓震一切全佈置好了，鄧子敬跟老莊主安世義一同出來查看了一番，更帶着韓震到谷頂上，互相商量了一下，這裏能埋伏人，那裏能監視下面，一一的相度好了，仍然退回來，回到楓樹

谷後谷，鄧子綰向老莊主安世義道：「我們所佈置的寧讓早些，不要晚了，我看我們也就跟着起身，分頭辦事吧。」多臂熊安世義點點頭，遂叫劉漢英，夏逢林，何元太，立刻起身，趕奔前山山口，在那裏佈置把守，跟着佛崗山的楊世安，楊世澤，也起身奔前谷，帶着一隊弟兄，分頭去埋伏，東西山道，他們走後，雙義鏢局的喬志遠，喬志遠，以及老武師計紹棠，姑娘計瑤貞，也一同起身去巡查五指峯，到山口這一帶的四週，這三班人走後，老莊主安世義叫鄧子綰，韓震也到谷頂去佈置，佈置好了，所有上去的人，完全隱匿起來，不到動手的時候，決不叫匪黨們見着一人，鄧子綰和韓震也趕緊去辦理，多臂熊安世義，更向修萬勝，方庸，杜雲崖，沙天龍等說道：「我們也不必在這裏，趁這時挪到前谷，後谷裏能够隱密保全，還要留這個地方好，這楓樹谷的後谷，實在是天賜這個福地，把洞口一封閉，任憑有多大本領，也不易闖進來，衆人各把兵刃暗器佩好，連小俠安榮，和少鏢頭蕭金郎，一同趕奔前面，只留下趙子手趙龍，守護後谷，全分派好了之後，老莊主安世義，跟鐵沙掌沙天龍，蕭金郎，安榮，修萬勝，方庸，杜雲崖，來到前谷，韓震所住的石屋中，這時前谷裏面，是早先佈置好了的，燈火全不熄滅，所有本谷弟兄們，所住的房舍裏面，就是已經沒有人的，也在門口挑起一支燈籠，作爲疑兵，直到上面入口處，也在樹杈子上，挑起兩盞紅燈，可是上面明看決沒有人，全是暗地埋伏，這一來入楓樹谷是極容易找了，在這深山黑夜中，就是有一點燈光，多遠的地方也能看到，這明着是要指引匪黨們只管奔這裏來，不替告訴雷州二醜，這裏已經有主人在等候接待了，老莊主安世義更囑咐蕭金郎，安榮兩人，務必的要聽候自己的吩咐，不得隨意和賊人動手，蕭金郎口中雖然這麼答應，心裏已經暗作打算，我受了這麼大的苦，跟隨着沙叔叔真是

九死一生，才熬到今日，算是到了報仇雪恨的時候，我焉能再和雷州二醜善罷干休，若容這兩個惡魔再逃出手去，我太對不起慘死在惡魔手內的父母了，這裏剛說了幾句話的工夫，谷內瞭望的弟兄，已經得着谷頂上所埋伏的暗卡子報告，前山口已然發現匪黨的蹤跡，大約他們已經入山了，老莊主安世義憤然起立，向鐵沙掌沙天龍道：「惡魔們太以猖狂，時候還這麼早，他竟敢在這時往山裏越，雷州二醜真是目中無人，我安世義今夜倒真要見識見識這兩個惡魔，究竟有多麼厲害！」

（鐵獅鏢續集終）

★欲知雷州二醜吞山七煞等如何猖狂蕭金郎怎樣殲滅楚壁樊莊以及翠樵如何再慶賀鐵獅旗一切詳情都在（鐵獅旗）本書中交待清楚。★

